

社會主義者

Socialist

2009年第1期

Spring Issue, 2009



目录 Index

社评 Editorial

1 团结、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开刊词

政治经济 Politics & Economy

4 2009，春天在哪里？— 中国经济之出路

历史回顾 History & Review

8 1949 革命对今天中国的启示

工人斗争 Workers & Struggle

12 工人如何捍卫就业岗位？

13 国企被出卖，工人在抗争！

15 重庆“棒棒”访谈：坚辛的生活与刺眼的歧视

17 “金融危机宝宝”与妇女工作保障

理论研讨 Theory & Study

19 列宁：我们的纲领

国际纵览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1 以色列社会主义者的呼声：反对加沙大屠杀！

25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向一场新的冲突

28 经济危机下的拉丁美洲—CWI 国际执委会议报告

32 瑞典汽车产业国有化热议当前

读者来信 Reply to a Reader

34 更多关于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我们的立场 What We Stand For



- 2009 年新年伊始迄今，以色列轰炸封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达 2 周，已造成上千平民死亡。
- 2008 年全年，美国失业人口总计近 260 万，创 1945 年二战之后新高；美国零售业销售额 40 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 2008 年全年，据报道中国倒闭企业超过 67 万家，失业农民工过千万，“调查失业率”超过 24%

团结、斗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杂志创刊

人生是如此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彻底洗尽，使生命之花绽放到极致。

—— L·托洛茨基 1935 年 《流放日记》

2009 年全球资本主义笼罩在一片不祥之中。新年的最初几周里，巴勒斯坦正发生着 40 年来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正席卷全球。当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不愿也无力阻止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大屠杀之时，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难以遏制的愤怒；就如同他们愤怒于在经济危机面前，在数以百万人面临失业与贫困之时，这些政府同样麻木不仁与手足无措。

当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摒住呼吸，等待着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挽狂澜”拯救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之时，各项经济数据显示形势正在继续恶化并日趋失控。2008 年，美国丧失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为 1945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2009 年美国的经济将萎缩 2.2%，注定将出现第二年经济衰退。比多数经济学家更为“料事如神”的资本主义经济预言家罗宾努（Nouriel Rubini）最近撰文指出：之前主流观点希冀此次美国经济收缩将如同 1990/1991 年与 2001 年 V 字形的短暂衰退而迅速恢复，但这这种奢望如今已彻底泡汤。与之相反，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呈现为长期而缓慢的 U 字形，整个衰退将延续大约 24 个月。而且它可能发展为更为痛苦的 L 字形衰退，如同 1990 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一般呈现出多年的停滞。”

世界各地的大公司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大规模裁员。这已经影响到了所有的行业与部门，包括消费类电子产品（日本索尼裁减 16,000 个工作岗位）、采矿业（英国与澳大利合资的亚力拓集团裁员 14,000 人）、个人电脑（中国联想集团削减全球 11% 的劳动力）、以及汽车行业（德国汽车业十个工作岗位岌岌可危）当中国进行了 30 年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资本主义“疾症”已渐病入膏肓：股市崩盘、企业裁员、金融投机、福利尽没；但所谓的“自由主义之优势”，如全民普选与基本民权，却还如水中月、镜中之花。今天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早已以生息相通密不可分。现在中国一天的出口额有盛于“改革”之始 1978 年全年的出口额。全球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混乱。海内

外的“经济专家”为他们所未预料到的经济衰退之速度与规模而震惊。如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一样，所谓“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但中国经济可与之“脱钩”而独立保持增长”的白日梦，也早已支离破碎。

在 19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也难脱受累。1999 年 GDP 增长降至 7.1%，当年出口仅占中国 GDP 的 21%，而如今出口已占到中国 GDP 的 37%。尽管仍然存在着资本控制，但在金融领域，中国股市的崩盘与房市的迹近崩溃也充分昭示了国内金融市场如同全球金融市场一样“投机”的本性。

如同本刊中经济文章所解释的，中国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正在拖累整个中国经济。161 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预见到：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848 年 《共产党宣言》

我们之所以在今天推出《社会主义者》杂志，就是希望能通过普及和运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即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所有的劳动大众一起面对当前复杂而危险的挑战。本刊的编辑与作者们坚信杂志的发行对于中国与全球的受压迫者所进行的斗争与反抗不无裨益。正如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比恰逢其时的思想更为坚不可摧。”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在下一个历史时期重现光芒。当然我们所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绝非是过去在俄罗斯与中国所存在过的官僚化和专制化的所谓“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可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劳动大众对于社会经济真正民主的控制与管理。

今天，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出它的寄生性与无可救药。那么我们还能寻找到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从中国到欧美，所有建制内的政党的堕落与无能早已暴露无遗。20 多年来，所有建制内无论是悬挂“左翼”还是“右翼”旗帜的政党们都不约而同成为臣服于“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的“思想奴隶”。但是在过去的半年内，昔日横行无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变得声名狼藉，尤其是它的“神经中枢”——华尔街的金融银行几成废墟一片。

如今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危机频发与群众日益激进，世界各地的政客们不得不乞援于凯恩斯主义——依靠庞大的政府开支挽救经济衰退——而求片刻喘息。但其所为不过扬汤止沸，抱薪扑火；今日当局片刻苟延皆以竭耗民财损害民生为代价。虽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即任在际，但朝野为之折冲哗然纷纷。

2009 年又将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重大年份，数个重要周年纪念日使得群众中广泛的反当局情绪与相继的社会运动几乎喷勃欲出。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恰逢其时。虽然当局的“江湖朗中”们希望能洗刷其中群众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记忆，但同时充分利用“民族自强”的光环而彰显“道统”。但 60 年来的沧海桑田，尤其是近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盛，足以使群众中出现公开的不满与批评之声。

但更令当局揣测不安而记忆犹新的是 6 月 4 日，1989 年北京血腥镇压 20 周年纪念日。尽管存在着大量来自官方的不实之词与信息封锁，但关于这场遍布全国 130 多城市的民主运动的纪念早在新一代互联网青年中暗自传播，在纪念日临近之时更是为盛。这些“网络耳语”一旦与其他的经济和政治不满结合完全可能激发公开抗议。

其表症也早已显露一二，2008 年 12 月泛民主派呼吁民主变革的“08 宪章”联署即是一例。“08 宪章”明确提出保障民权与多党选举的诉求，迄今已有包括律师、学者、作家和草根维权人在内的 2000 多人联名。这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民间面对当局最为大胆的一次公开挑战。多人为当局监禁讯问，其中就包括 89 事件活跃分子刘晓波在内。宪章起草人明确提出亲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并要求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面私有化（其实这一政策本身早为中共当局部分领导暗自首肯）。作为社会主义者，尽管我们全然反对这些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但我们主张政府当局应立即释放刘晓波等被监禁人员，并支持宪章中大部涉及基本民权的诉求。当然同时我们需要指出只有通过广泛地动员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进行社会运动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变革，而且这种群众性运动本身其实也就是对于任何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利益的威胁。由此可以想见，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富人权贵皆是“中共专制统治”的“铁杆支持者”。

另一个关键的纪念日，即是 90 年前 1919 年“五四运动”。虽然这场运动起始并非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专制的民族民主运动，但运动中的众多积极活动分子最后都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驱，尤其是那些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个足以鲜明的例子证明，在历史转折关头，新生的革命思想及其出版物蕴涵的巨大力量。而作为《新青年》创始人的陈独秀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两位创始人之一。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真正扎根于工人与青年学生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与今天已经彻底堕落的、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化的“政治恐龙——中共”差之何止千里？

同样 3 月 10 日是武装镇压西藏与达赖喇嘛流亡 50 周年，而 3 月 14 日更是去年西藏暴乱的周年纪念日。由于流亡运动领导人希望通过与北京当局谈判和外交施压而迫使中央政府让步的战略受挫，所以流亡运动本身目前也处于危机之中。同时北京政府的镇压行动使局势更进一步激化，而这在经济危机前早已紧张万分。

西藏事件进一步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两难环境，虽然它一直试图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控制群众中的不满。但拙劣的治安政策本身却使得数起本来小规模的事件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如以 11 月份发生在甘肃陇南的群体事件为例，最初不过是百名农民在政府楼外的小规模请愿，由于警察施暴变成了一场涉及万人以上（有些媒体报道多达 5 万人）的群体性动乱。但同时，提供“胡萝卜”的做法

也会导致潜在的统治风险。如在重庆出租车司机大罢运期间，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薄熙来为他的政治显示开明前所未有地与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了长达三小时会谈并公开电视转播，这在无意中鼓励在其他 10 个城市发生一系列的类似罢工。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共高层与地方当局之间在如何处理经济危机与阻止群众性抗议问题上更会经常性地发生政策分歧，而在这种分歧自 1989 年后还未公开暴露过。而这反过来也会促使群众推进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改善日常生活条件和反对镇压与腐败。可以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群众中呼吁建立真

正民主独立的工会以取代如今纯粹成为管理阶层傀儡的官方工会“中华全总”的呼声会再次高涨。而罢工、街头抗议乃至占领工厂的激进行动也会日见频繁。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者与劳工活动分子必须从中进行认真归纳与总结。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者》杂志的发行将有助于分析与厘清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脉络，并将能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军事主义、专制主义的斗争寻找可能的道路。

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陈独秀 1919 年 《新青年宣言》

《社会主义者》是你的杂志。

我们需要所有的读者帮助我们传播杂志，请将它发送给你的朋友；或者将文章打印出来在你的大学、学校、工作单位传播。

请为我们今后的刊物发行提供文章与报道。我们需要各类文章，内容地方斗争、失业问题、住房状况、官方腐败、环境问题、学校与工厂的生活，以及所有涉及劳动大众的日常生活。目前，限于有限的资源，2009 年我们计划出版 4 期季刊，但希望在来年 2010 年能出更多的期刊。假如你计划给下一期杂志投稿，请勿晚于 3 月 1 日交稿。

《社会主义者》是由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和同仁共同制作。自 2004 年起，我们发起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你可以本刊刊末关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介绍。欢迎您提出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帮助我们改进杂志及其他工作。

今天我们还如稚嫩小草般幼小无名，但社会主义理想却若参天大树般宏大崇高。愿我们一起成长！

请联系我们：shehuizhuyizhe@gmail.com

2009，春天在哪里？ ——中国经济之出路

陈励志



2008年12月20日，广东省东莞市寮布镇，老板欠薪半年多终于跑了。冬日，寒风中，二百多名农民工被地方治安员打出厂房，流落街头；明天，多数的他们将带着一年的辛劳和空空的钱袋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¹

他们是悲惨的但却绝不是孤独的。他们只是今年中国1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们也只是从日本到欧美、从墨西哥到印度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新失业劳工大军中的一员。

2008，天下同此寒。

危机：狂欢结束了！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² — K·马克思

自1980年代起，随着信息、金融与运输技术的发展和前斯大林主义国家体系的崩溃，中国、苏联、印度等国开始全面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它们如生力军给本

已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着“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虚拟经济”、“金融投机”和“透支消费”等手段也仿佛实现了“永久繁荣”。资本主义似乎终于突破了“经济危机周期论”，历史到此终结了？

但2008年，一切却已天翻地覆。从雷曼兄弟崩溃开始，曾经独领风骚的四大投资银行彻底土崩瓦解，各国政府成为了全世界金融机构的最后希望。以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为首的跨国工业资本也不得不指望着国有化的“起死回生”。小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救援支票”刚刚开出，候任总统奥巴马就不得不为260万美国人“再就业”而耗尽脑汁。美国零售业出现了40年来的首次下降，“取消信用卡和储蓄”成为中产的新时尚。资本主义全球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心肌梗塞”。

其实危机早在泡沫形成之时就已注定。美国人首开“债务驱动模式”（Debt Oriented Model）以金融投机和恶性透支消费维持经济增长。20多年来，美国国家债务与家庭债务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值最高时是全美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0%。³根据美国前审计总长大卫·沃尔克（David Walker）估计美国总债务达到5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分担债务17.5万美元。⁴而同时美国家庭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直降到2007年的-1.7%。

3 [US Debts and Financial Imperialism, William Tabb, Monthly Review, 2006]

4 [America's \$53 trillion debt problem, October 7, 2008, David Walker, Cnn.com]

1 东莞：支持工人维权，反对工人镇压，Dec 22, 2008, Chinaworker.info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而且这一经济运作模式不仅盛于欧美西方发达国家，从 21 世纪起也为新殖民世界诸邦竞相效仿。“美国老太 0 付款买房”的神话甚至传到中国最偏僻的市镇，部分中国发达城市家庭的信贷消费比例甚至已经高于美国。而这仅仅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共振的一个表象，近 20 年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先锋”一直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道，而今天却也开始显得黯然失色。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外十数条万吨级散货船静静地泊着，它们本一直忙于给“世界工厂”中国输送铁矿石和煤炭。⁵上海、香港、洛杉矶、纽约，太平洋沿岸数十条多条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早已被封存。⁶ 航运专家预计原本繁忙的太平洋航线上如今四分之一的运力处于闲置之中；2008 年第 4 季度各种海运费用和价格指数相比 2007 年同期跌去 60-80%之多。一位德国船东坦率而无奈地说道：“狂欢结束了。”⁷

出口：褪色的“唐三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危机将可能在更广的范围以更大的规模爆发，或者由某些国家（一般是发达的强国或地区）转移到其它国家（一般是不发达的弱国或地区）爆发。⁸——K·马克思

11 月份中国出口出现了 7 年来的首月下降，较去年同期下降 2.2%；而 12 月更是下降达 2.8%。但更令人瞩目的是进口衰退远远超过出口，11 月同比下降 17.9%，12 月分降幅达 21.3%。

中国进口项目下比重最高的是出口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部件，出口加工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可以达全面贸易额的 50%左右。换言之，因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畸弱，中国一直以来是为了出口而进口。一旦海外市场远期需求下降，对中国具体的影响也就是近期进口的迅速下降；只要在未来数月内进口下降的趋势不发生改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出口将会继续衰减。

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的分析，中国的出口与投资间存在着紧密联动关系，投资是为配合出口而进行的；而同时出口通过促进底层收入而联动消费。⁹

“中国经济奇迹”的特征是独特的“唐三彩结构”——投资重、出口劲与消费弱。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60%-75%，贸易顺差占 GDP 总额 10%-15%，也为中国这些年新增的劳动力，尤其是来自农村的 2 亿农民工提供了最主要的就业岗位。出口虽然不象投资是比例最重的“底色”，但却是其中“最绚丽的一色”，决定着整个经济模式的方向与活力。

世界银行预测，2009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1%，而国际贸易将可能出现自 1982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¹⁰正如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所说的，“中国出口问题是需求消失的问题，…人民币贬值解决不了出口问题”。

当欧美消费开始衰减的时候，无论中国当局如何花样百出的货币与金融政策（货币贬值和出口退税等）都无法凭空制造出出口需求。而对于中国来说，国际贸易的迅速下滑意味着“唐三彩”失去了它最绚丽的一色光泽。

失业——不能承受之重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K·马克思

2008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参事陈全生透露全年倒闭中小企业已经超过 67 万家。¹¹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倒闭裁员浪潮正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和脆弱的中小企业逐步向内地和大型企业发展。世界规模第一和第二的电子产品代工集团富士康（FOXCONN）和伟创力（FLEXTRONIC）在全国范围内裁员合计超过 6 万人。而就在新年前后，甚至连华为技术与联想集团等所谓“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全球化技术企业”也宣布裁减数千员工。

官方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仍为不到 900 万，年底前失业率为 4.2%；但该统计却没有将 2 亿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计算在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1 月底的调研，已有 1000 多万农民工因失业而被迫返乡。2008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为 560 万人，预计到年底有 150 万无法就业；2009 年毕业生为 610 万，加上前几年无法就业的学生，总计 2009 年有 750 万到 800 万大学生需要寻找工作。

5 Dec 4, 2008, Telegraph

6 Dec 4, 2008, Reuters,

7 Dec 8, 2008, Businessweek

8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9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9：深度下滑的中国经济》，2008 年 12 月 22 日，《金

融时报》中文网络版

10 《中国经济季报》，11 月 25 日，WorldBank

11 Dec 19, 2008, Reuters

2008年12月2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2009年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¹²根据《香港商报》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湘泉教授的采访，2008年底“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4%，09年必然进一步升高，当考虑到中国城镇可能的失业人口已经超过5000万（含农民工），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达2亿左右，这并非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为此也忧心忡忡。年底前总理温家宝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抚学生，表示政府会将大学生就业放在首位。党报《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施明慎表示，“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内需：海市蜃楼的“盛世”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¹³ ——K·马克思

“我们愿意相信它（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是真的，但它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写道，预期中国以消费来拯救世界免于衰退是“一个梦想”。

中国国内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代的50%已经下降到2007年的35%，而美国当年消费占GDP比例是71%。但更危险的不是消费占GDP的比例，而是为消费提供物质基础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

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同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在3320名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富翁中，2932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总共拥有20450亿元资产。¹⁴

2008年中国银行存款已经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但其中不到15%的帐户拥有着80%以上的存款。目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百万富翁第二多国家，也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但种种事例表明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通过剥削、贪污、贿赂和投机等手法所得，就在11月中旬中国的首富地产与零售业巨头黄光裕就因金融犯罪为政府所拘。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有3亿绝对贫

困人口（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于印度之后居世界第二位。但2007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到GDP的3%，中国是仅次于日本之后大学人均教育支出第二高的国家。当年中国在医疗卫生上的公共投入不到GDP的1%，在联合国统计的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56名，而多数国家该数字大到5%-6%。

所以，为应付子女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大项支出，普通民众不得不把收入中的25%拿来积蓄；但即使如此“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失学自杀”的案例仍是举不胜举。经过2007/08年度“股市泡沫破裂”洗礼和身负房市重债，原本尚有相对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所谓一亿“新中产”也已不堪重负，加之最近“倒闭失业潮”的侵袭更是不敢奢谈消费二字。

所以中国的十几亿“潜在消费群”并非是不愿消费，却是“不敢消费也无力消费”。当出口不能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之时，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从实质上就是个假命题；而且中国目前拥有的“出口非必需消费品”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与要求提供基本生存保证的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所匹配。

只要不改变现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劳动大众无法真正享有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那么中国就根本无“内需”可拉。

“积重难返”还是“不折腾”？

面对经济危局，11月初当局发布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政府已层层加码到20万亿元；三个月来央行连连降息，新发行国债利率已降到1.04%；为维持已经崩溃的股票市场和迹近崩溃的房地产市场，政府更是花样百出，出台政策严查外资抽逃，暗中给有背景的地产商加大贷款，同时又以退税和强行禁止降价等方式刺激房地产消费。而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保8争9”。中国十数年来一直依靠高比重的投资带动GDP发展，2007投资占GDP的比重达50%以上。在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以耗费公帑进行投资建设既无助于吸收就业，也无法真正促进全民消费。竭民脂民膏而奉贪官奸商，丝毫无益公共财富分配，反进一步激化社会之矛盾，又何谈“不折腾”？贫者走投无路，富者骄横无度，现当局政策不过是“饮鸩止渴”、“抱薪扑火”。

¹² 1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¹³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¹⁴ 赵晓，《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2006年10月20日，《上海证券报》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与中国重建发展机构在 10 月份提供报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翻新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每年拿出 550 亿美元为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事业与养老福利，尤其是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农民工与城镇贫民。但中国政府这次的 4 万亿元的经济方案中，却只有 440 亿元直接投放于医疗与教育之上，所占比例不过 1%。

2008 年 9 月《瞭望》周刊报道，2006 年中国发生超过 9 万起群体性事件，参与人群遍布农民、农民工、工人、学生和新中产阶层，涉及问题包括官员腐败、非法强迁、拖欠工资和环境污染等。¹⁵ 同月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发生劳资关系的群体性事件时，全国 61% 的职工有可能参与其中。¹⁶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近半年来各种抗议事件，如群众性抗议、出租车司机罢运、教师罢课、工人占厂乃至到暴力机关的警察示威，都已层出不穷。也正如新华社记者自己所预测的，2009 年将成为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¹⁷ 恐怕局面已到了党刊《半月谈》所描述的“积怨过深，积重难返”的地步。¹⁸

2008 年 12 月 18 日，当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上念道，“…（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之时，不知他想到了什么？“6 个月前瓮安的大火？”，“2 个月前陇南的石雨？”，抑或是，“20 年前北京初夏的那个血光之夜？”

2009，春天在哪里？

一言蔽之，中国社会又在风雨飘摇之前夜。从华盛顿的国会山到北京的中南海，风雨交加下资本主义的“贪欲之灯”正变得黯淡不定。

一切早在 30 年前中国开始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加入到这场“全球化的恶性竞赛”时已经注定。只要贪婪而残忍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而言，“春天”就不会真正来到。

今天也许有必要回顾，70 年前当上一次经济大

萧条横扫世界之时，“流亡的先知”（列昂·托洛茨基）所下的断言：

“因此，拯救社会不必抑制技术的发展，不必成片地关闭工厂，不必奖励农民破坏农业，不必把三分之一的工人变成赤贫的流民，也不必拥护疯子们变成独裁者。所有这些无益于社会利益的耸人听闻之举毫无必要。当务之急的是剥夺寄生虫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基于合理的计划重新组织社会。只有如此才能治愈社会所存在之种种痼疾。所有能自食其力者都将拥有一份工作，工作时间将逐步缩短。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都可确保日益满足。‘资产’、‘危机’、‘剥削’之类的词语将永远成为历史。人类终将跨越历史的门槛，实现真正人性的光辉。”¹⁹



15 《染黑的瓮安版本——“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2008 年 9 月 8 日，《瞭望》新闻周刊

16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中的中国职工队伍——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总报告》，2008 年第 9 月，《工运研究》

17 《记者调研对话录：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2009 年第 1 期，《瞭望》新闻周刊

18 《群体性事件突发，为基层执政敲响警钟》，2008 年第 15 期，《半月谈》

19 列昂·托洛茨基，1939 年 4 月，《当代马克思主义》

1949 年的革命对今天的启示

派瑞克·威斯特兰德 (Per-Åke Westerlund)

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 (RS) — 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瑞典支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瑞典支部—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 RS 总书记威斯特兰德特向本刊提供他 5 年前撰写的关于 1949 年中国革命分析的文章。威斯特兰德认为 49 年的革命对今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阶级斗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近年来全球资本家竞相涌入中国，来分享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与高额利润。这幅画卷与 60 年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被逐出中国形成了强烈反差。

而今天的资本主义支持者想要淡化这样的一个事实：20 世纪的中国是充满了群众斗争、战争和革命。为了应对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觉悟的工人和青年们应该学习和重新发现 1949 年革命和其所建立政权的经验和教训。



两个基本的因素使得全世界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根本的客观上的因素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病和危机，并因此导致大规模阶级斗争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另一个主观上的因素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次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和基础，使得它在成立仅仅 28 年后就夺取了政权。

帝国主义的统治

在 1911 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革命推翻了满清，成立了中华民国，并在两年后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而在 1820 年这个古老帝国的 GDP 还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它再也抵挡不住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了。为了追求更多的原材料和廉价

的劳动力，很多帝国主义列强，比如日本，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各自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国革命对全世界的群众斗争都有很大的冲击。新的共产国际不同于旧的社会民主党，它提出了殖民地革命的前景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将与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贫苦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在 1919 年的中国，发生了主要由学生参加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原因是人民普遍对辛亥革命的结果不满。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土地的改革，帝国主义的剥削，国家的分裂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的国民党则转向了俄国革命，去寻求帮助和启发。就如同一时期的印度一样，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在俄罗斯的保守官僚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原因有以下几点：国际上工人阶级斗争的失败，尤其是在德国；资本主义社会暂时的稳定；俄罗斯的落后，加上世界大战的摧残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斯大林对工人斗争的拙劣指导，虽然尚不是有意识的背叛，但是也反应出他对俄国革命的无知。

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托洛斯基与列

宁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去捍卫马克思主义。争论包括苏联和国际上的斗争的发展。有一个最重要的争论是关于 1925 年到 1927 年之间的中国大革命的。这次工人革命被反动派血腥镇压了。这次斯大林保守派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取得上风，并将托洛斯基驱逐到阿拉木图。斯大林认为 1925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优先考虑的是俄罗斯政局和他自己的统治权的稳定，而不是输出革命到其他国家。他还认为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去开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邀请蒋介石来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会议。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发展，中共党员数目增长很快，1923 年只有 300 人左右，到 1927 年就达到 5 万 8 千人了。毛泽东在开始阶段也是支持国共合作的，并在 1926 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在这段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得到了斯大林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援。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

托洛斯基同意中国的焦点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土地问题。

当时 10% 的富有阶层拥有 70% 的耕地。但他也指出在中国很多地主也是属于城市资产阶级，进行土地斗争也就是对抗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了。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无法赢得胜利，所以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去取得斗争的胜利。中国的发展是需要把帝国主义的垄断企业充公的，这样更加加深工人阶级和国民党的鸿沟了。托洛斯基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了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令工农取得权力的。它不会自己创造条件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会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工人阶级是 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们进行了大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反对残酷的剥削，主要是针对外国资本家的企业。这使得国民党的领导层十分不安。大量的农民也从工人运动中得到启发去占领了土地，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对于工农运动的敌视。国民党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完全地相反的。斯大林和在莫斯科的官僚们还嘲笑托洛斯基认为国民党具有反革命性质的警告。托洛斯基等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去领导工人斗争的人成为少数反对派，而最终中共如同孟什维克一样屈服于国民党。

1926 年 3 月，蒋介石的军队屠杀了广州的罢工工人建立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共产国际居然对这个暴行视而不见。一年后的四月份，发生了 4.12 惨案。上海 80 万工人通过武装起义取得了城市的控制权，但是随后被蒋介石镇压，上千名共产党员被杀害。这是中共对国民党一味迁就的后果。1927 年 6 月斯大林和中共所幻想的国民党左翼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共产党人和罢工工人。在 1927 年共有 3 万 5 千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就这样国民党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踏着工人阶级的鲜血在南京建立了政权。

革命失败的血汗教训使得中国革命最终的发展导致了 1949 年的革

命。在上海惨案发生后，斯大林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并呼吁进行新的武装起义。为了掩盖惨败的事实，他命令在广州举行了武装起义，当时正逢俄共在 1927 年 12 月举行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有 6 千人参加了这次广州起义成立的广州公社，都被杀害了。一直到 1928 年夏天，共产国际才承认在中国的失败，并把责任推给当时中共的领袖陈独秀。事实上陈独秀从 1926 年就开始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无原则结盟。此后陈独秀在中共内部的清洗中被开除出党并成为中国左翼反对派（托派）的领导人。

毛泽东转向农民

从那时开始，剩下的中共领导人逐步背离了城市和工人阶级。虽然仍然宣传工农联盟的宗旨，但开始把重点放在农村，并组织农民军队，而放弃了城市中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得中共很多人相信在城市组织工人斗争很困难。同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日子里，中共逐渐脱离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控制变得日益独立。当然斯大林也不愿提起这次惨败，据美国记者斯诺观察，苏联对中共的支援也开始大规模减少。斯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过多会会面。毛泽东在 1931 年就已表示不需要照搬外国的模式。

但与其说这是中共与斯大林主义的彻底分裂，不如说这是斯大林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变异的第一步。中共保留了斯大林主义的关键内容：民族主义，两次革命论，广泛的同盟（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和在党内实行官僚化的中央集权。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论在 1924 年开始出现争论时，托洛斯基就预言了这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退。为了保持俄国革命的权威，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前一直没有与斯大林或者莫斯科派发生正面对抗。正如美国记者斯诺说道，所有基督教传教士做的一切都不如一次俄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那么大。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共的新政策是在江西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民主委员会的苏维埃。这个政权由中共领导的农民组成的军队控制，还发展出了自己的大学和 800 多人的印刷厂。贫苦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并被免除一切债务。这就像是个小型的国家，给了中共领导们在 20 年后掌握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经验。一开始国民党想要封锁这个江西的“苏维埃”使其“饿死”，后来发动了武装进攻。第一次围剿用了 20 万的兵力，被红军击溃。到了第五次用了上百万的兵力才将红军打败。一共有一百万人死在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

就像托洛茨基所预测的一样，国民党没有能力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江西苏维埃后就把土地归还了地主。他也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各地军阀还在割据。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在为加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有近一半的国家预算用于军费。

尽管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那时在中国，帝国主义控制着大多数的垄断企业，很多工人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报酬极低，工作环境危险等等问题，与现在的血汗工厂有点类似。在 1936 年一共有 40% 的水运都是英国的公司在运营。有一半的铁路是在帝国主义（美国，英国，法国等）的控制下。1931 年 9 月，日本入侵了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了公开的竞争，把中国分而治之。资本主义支持者们认为 1949 年的革命使得中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只有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益于中国，但他们对 1930 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黑暗掠夺只字不提。

在江西失败之后，1934 年 8 月中共开始了著名的长征。毕仰高描绘万里长征是天天充满了战斗，2 个星期就有一次大的会战，是一共持

续了 370 天的大转移。参加长征的有 9 万到 10 万将士，最终只有七八千人到达陕西的延安。这次惊人的英雄式的长征树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延安建立的“苏维埃”迅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使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补充。

新的国共合作

1935 年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共产国际宣布了新的广泛同盟政策。斯大林命令共产党与“自由资产阶级”结盟以对抗法西斯。在中国就意味着中共要跟国民党结盟以对抗日本。这个与国民党组成的新统一战线跟西班牙的一样受到争议。中共领导层赞成这个阵线。毛泽东公开说道，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1935 年 8 月中共发表声明，号召全体爱国者不分党派都要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从那时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中共的主要宣传工具。

毛泽东认为这场革命是民族独立，而不是马上要实现社会主义。与西班牙的情况刚好相反，毛泽东保持了中共的政治独立性，并牢牢控制了自己的军队。因为国民党在 1927 年的反革命大屠杀是个惨痛的教训。

然而斯大林主义令中共错失了多次机会。1936 年 12 月，张学良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囚禁起来，这几乎导致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国民党内部混战。张学良这次兵变的诉求与中共的相似：要求土地改革，对帝国主义要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是在中共的干预下，蒋介石被救了。斯大林请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他认为只有蒋介石有能力领导中国。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这次解救蒋介石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换回来的是蒋介石答应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合作呈现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国民党没有能力有效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前国民党左翼领袖）甚至投降了日本，

去做了在 1940 年成立的南京傀儡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其他帝国主义一样，日本想要控制中国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它的政策是，“消灭共产党”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当然了，这些政策使日本遭受到更加多的抵抗。

国民党在 1937 年对中共四点结盟的要求是：1.解散红军；2.解散在陕西和其他地区的苏维埃；3.停止所有的共产主义宣传；4.放弃阶级斗争。中共在口头上答应了。“苏维埃”被重新包装成“特区”，红军变成了“国民革命军”。在五六月份，全国的群众集会中都悬挂着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头像。虽然这些让步微不足道，但是更严重的是中共的军队不再充公地主的土地了，并且放弃了反国民党的宣传。

不理睬斯大林

但是毛泽东没有执行斯大林的向蒋介石投降的命令。中共军队没有交出武器，也没有把没收的土地归还。这个在苏区得到了人民普遍的支持。事实上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类国家机器体制。毛泽东说这时中共是保持了自己的政策和方向。他认为只有他的部队会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就是通过这样，毛泽东在同意莫斯科的命令和他自己认为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实际上他利用反斯大林来掩饰他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当然斯大林也早已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主义和它的衍生物毛泽东主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1943 年，刘少奇指出毛泽东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在这一年斯大林废除了共产国际。早在 1936 年毛泽东就告诉斯诺：“我们肯定不会解放中国后，对莫斯科马首是瞻的。”

从 1937 年开始，由苏联提供的战争物资都是给国民党而不是中共了。但是这样并不能阻止蒋介石把中共视为他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开始消极抵抗日本，并与中共的军队发生了零星冲突。其中一次发生在 1940 年，国民党军队被击败。（编者注：1940 年 7 月江苏泰兴的“黄桥

战役”）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想法，他拒绝打击日本的主力以免他自己的队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他自己政权的稳定性，他的方法对中国革命毫无益处。在 1941 年 4 月，俄国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中共不但没有提出批评，并且还停止了对日本军队的攻击。直到 3 个月后德国入侵俄国，莫斯科才命令中共恢复对日攻击。

斯大林想要中国“稳定”

斯大林在二战后的目标是继续从 1941 年开始的与美帝国主义的同盟关系。1944 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告诉美国特使赫尔利：“俄国不支持中共，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内战，目标是要和谐的接触...”（费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

战争结束时蒋介石从美军手中接管了中国，他的部队被空运到各个城市去。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人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而不是向毛的部队投降。当时苏联已经占领了东北。据日本的投降协议，斯大林的军队把工厂都拆了并运回国，并把满洲最重要的城市沈阳交给了国民党。

然而那时中共已经在满洲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深厚基础。为了维持对中共的表面支持，斯大林被迫留下了苏军的武器给中共，并指示中共继续与国民党结盟。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国民党和莫斯科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结盟条约”。据斯大林亲国民党政策，使俄国重新得以控制 1904-05 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军事基地。

美国和苏联联合促进了国共的协商。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文献中写道，协商的基础是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示置之不理，他根本没有向国民党投降的意思。

二战强烈改变了世界格局。帝国主义被严重地削弱了，然而斯大林主义则得到了很大加强。因此东

欧已经在斯大林的控制范围之下。但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客还要依赖斯大林控制革命的发生。美帝国主义已经撤退了所有的军队，不希望亚洲发生新的战争。它也与斯大林一样，希望中共的领导层融入国民党的政权体系。这种模式破坏了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形势。

国民党更加喜欢希腊的模式，在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希腊共产党军被英军和当地的反革命军队打败了。但是中共不接受这些模式，因为他们有了1927年的惨痛教训。所有的谈判和协商都无济于事，到了1946年6月，内战爆发。这时中共的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拥有91万的兵力。

第二次内战 1946-49

一开始蒋介石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他有500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式飞机，而中共一架都没有。蒋介石还有坦克，中共没有坦克，他还有几千名美国的顾问和技术人员。在内战时期美国一共给了蒋介石60亿美元的援助。换句话说，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原因。他们的军队一直打胜仗，到了1947年夏季，形势逆转。

国民党在政治上十分不利。中共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民心。因为群众看到国民党到来后都无所作为。战后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官员贪污猖獗，经济上投机倒把，通货膨胀恶化。国民党政府还应该为1942年到1943年的大饥荒负责，这次饥荒死了200万人。

战争开始的第一年，PLA避开大的会战，同时在农村地区积极扩展土地革命。因为土改使得解放军仅仅在东北就招募了160万名新兵。在“解放区”，中共得到人民非常热烈的支持。1947年是战争的转折点，毛泽东的农民游击队开始正面对抗国民党的主力了。

国民党的崩溃与内战和社会革命同时进行着。军队的溃散并发生了大量的逃兵现象。在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权力真空了。帝国

主义被迫撤退，连美国也不会考虑卷入这场战争。没有那个资本主义政党能够解决土地问题，并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党已经精疲力竭。在俄国革命，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的。

在中国，PLA的真正目标就是取得政权。在1947年PLA就控制了满洲，并缴获了国民党的武器。1949年初它控制了北京，春天就到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然后是上海。秋天广州到中共的手中了。据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大使是随国民党军队逃到广州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俄国革命不同，它没有民主工人的委员会，没有苏维埃去讨论，争论和组织革命。在1947年和1948年早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罢工事件，是工人阶级力量复苏的迹象。但是PLA进入城市后，这些工人斗争被阻止了。

国际关系紧张

无论毛泽东冠以什么样的理论，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到“社会主义”之间的时期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都要更进一步去把握住权力。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结盟是不可能的了。但俄罗斯已经提供一个斯大林的模式了。俄国革命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而退化了，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开始就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扭曲。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和废除资本主义来取得政权并发展国家。中国的经济在经历25年的战争后，处于灾难性的状况。工业生产仅仅是1936年水平的57%，农业是75%。只有10%的人口接受过正式的教育。

1949年12月中苏缔造了一个条约，苏联承诺给予中国有限的援助。作为回报，毛泽东同意去宣传斯大林“英明”参与了各个阶段的中国革命并帮助改变错误。不再提斯大林在1948年要求中共解散部队与国民党的妥协错误。在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迫使毛泽东加快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帝国主义的干

涉是部分的原因，还有强硬的封建残余的抵抗也是原因之一。这一年开始大规模土地改革。在1954年私营农场被转换成合作社，到1957年覆盖了97%的农村土地。自1952年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并在一年后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朝鲜战争还促进了毛泽东与苏联的结盟关系，以便对抗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虽然这是官僚化的畸形革命，伴随而来的是贪污，浪费和管理不善等问题。但是这些改变还是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五十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是10%，工业生产增长率是20%。这场革命和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给世界其他殖民地（越南，古巴等）的革命和游击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质使得毛政权和莫斯科的关系最终还是破裂了。苏联官僚们对帝国主义的妥协触怒了北京，他们容忍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最终蒋介石政权被联合国和帝国主义认定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毛泽东则拒绝莫斯科的提议，不肯在与印度的战争中作出妥协。这样激怒了莫斯科，并引发了1962年中苏的一场边境战争。这些冲突使斯大林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本质暴露无疑，就是统治官僚们对自己权力、待遇、特权和威望的狭隘维护。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合作。中苏交恶后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尝试，想要继续中国的发展。这些官僚主义的冒险，比如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在客观上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毛泽东的后任邓小平放弃了闭关锁国，并小心翼翼开始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后来实际上已经被中共逐渐接受了，成为唯一可以保护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样他们还能保住权力。然而，就像20世纪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创造的局势将会受到新革命的斗争的挑战。具有高度觉悟的工人阶级组织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斗争，并且这种斗争还将持续下去。

工人斗争 Workers and Struggle

工人们应该如何捍卫工作岗位？

整个中国为此起彼伏的罢工与抗议所震惊——去年广东省的群体性事件比前年增加 90%。中共当局的地方政府不停在“大棒加胡萝卜”（即在给予部分补偿和许诺调查真相与派遣军警力量进行镇压）政策间犹疑不定。

工人们抗争的主要焦点是即使不能拿回全部的欠薪，也应尽力争取尽可能多的部分。这仍然是目前工人斗争的基本表现，他们不是直接挑战老板能将千万工人赶上街头的权利。很多农民工都持有这些观点，第一是他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的工作，第二是他们认为是不可能打赢资本家和官僚们的（他们可以有所为，我们能做什么？）。

占领工厂！

政府已经很不安了。随着危机的加剧，整个社会气氛低沉，倒闭潮出现，越来越难找到新的工作，群众的情绪会继续激化下去。倒闭的工厂会很快被封起来以免工人们聚集。工人们会占领工厂以要求偿付所有欠薪，并且不单单是讨回欠薪，在未来会进一步要求拥有工作保障和经济安全等等。这样的话，工人抗争会引发更加多的要求，比如工作环境安全问题，工资水平问题，时薪问题，还有是资方还是劳方组织控制生产的问题。

当新的工人与农民工阶层进入政治斗争当中，他们就会越来越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如在去年十二月广东省东莞市建荣皮具厂的事件。警察将工人封锁在了厂房内以便阻止他们的游行示威企图。当地政府许诺将会给予工人们 60% 未付的工资，条件是工人必须停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当时工人们却明确地反对了这个提案。最终，大约有 100 名工人冲破了警察

的防线并且喊到：“这里没有人权！”目前我们还是在这次工业经济危机化的最开端，但是这个例子却能证明意识会发生何种变化。

占领工厂和静坐这些斗争方法曾经在美国和法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将会进一步在城市间流传，甚至会成为全国性的主要斗争方式。工人们对于工厂的控制显示出他们作为社会真正主人的潜在力量。被解雇的工人们只是取回了很少的工资而已，因为资本家的逃跑，所以被解雇的赔偿费用和养老金等等都不可能追讨回来了。

支持社会主义的选择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们从政府那里得到完整的赔偿，但是这样并不够。为何要把这些工厂都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贪污腐败的黑色资本家去破坏呢？更加多的企业会因为这次危机而破产，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因卖地的减少而越来越少，并且地方税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结果会是这样，当一个工厂关门大吉的时候，当地政府只会告诉工人们说，对不起，已经破产了。

为何原来有盈利的而朝气蓬勃的工厂都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倒闭了呢？这些工厂是应该在公有化和工人民主控制的情况下恢复生产的。如果原来生产的如奢侈手表和玩具之类的产品在市场上已经供过于求的话，就需要重组一个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使得生产结构更适合普通人们真正的和迫切的需求。这样的前提是要有民主选举的工厂委员会和当地居民的社区委员会，要有独立的工会运动（在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的时候，“中华全国总工会”到底在干什么？）。社会主义的抉择绝不是靠企求统治阶级的恩赐，而需要靠工人斗争获得。

- 反对削减工作岗位！没收所有倒闭和随意解雇工人的企业为公有制企业，由工厂委员会和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进行民主控制下运行。
- 公开公司帐目！公开调查威胁解雇工人与降低工资的公司的帐目，追究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 建立独立工会捍卫就业岗位和保护工人利益。危机只会加剧，需要建立跨厂工人联盟以作应对。
- 反对压迫！逮捕黑心资本家和投机家，而不是逮捕组织抗议活动的工人！
- 作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纲领的一部分，由工人们民主地控制和管理工厂，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工人斗争 Workers and Struggle

国企被出卖，工人在抗争！

——记河北国营丽都饭店（化名）的工人斗争

郑志



2008年11月15日，未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天津丽都饭店（化名）的150多名工人被告知饭店很快将关闭。这一消息对于很多在饭店工作几十年老工人来说，就好像晴天霹雳一般。丽都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颇有声名的国有企业，众多老工人如同几十年来的宣传，一直“以店为家”。他们早已把它当作自己的归宿，但从此以后却将无家可归、无业可从。

企业近年来的盈利以两位数字增长着，看起来显然不像通常所谓的“经营不善”和“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不得不破产”。而工人们从公众媒体透露出的消息得知原来饭店所属的集团将地产卖给其他企业，但到底真正的买主是谁？却至今仍在幕后而不为众人所知，没有人向工人们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集团仍然拖欠着工人们一整年的休假补偿费、取暖费等众多福利费用，却只打算支付给职工们相当于12个月基础工资的遣散费就一了百了。在一座每平方米房价可以高达万元以上的城市里，这些有着数十年工龄的“国家主人翁”的月基础工资却只有区区600多圆。

30年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工人阶级早已不再相信什么“领导阶级”的虚幻谎言，但工人阶级绝不是任资本与官僚随意使用的“一次性工具”。面对难以忍受的不公和盘剥，工人们愤怒了。占领饭店、昼夜值守，工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与管理层和官僚对抗，准备为了自己的权益展开长期的斗争。

当丽都饭店的工人们开始抗争之时，饭店的主管就如同我们在报纸上经常所见的，试图劝服他们照顾“企业”的利益。但到底什么是“企业的利益”？官方媒体描述劳资纠纷时，“工人”和“资本家”阶级意味明显的词汇已被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与“个人”。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什么又是“个人”？

当局显然想让人们认为“企业”是代表所有员工利益的共同体，而“个人”则是代表单个员工。然而这与事实相差何止千里？那些所谓的“企业”和“企业家”实质上不过是一小撮带着面具的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罢了。而被指为“自私的个人”和

“不明真相的群众”实质上却应该是千千万万这个社会的主人。

处在惶恐之中的当局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工人阶级的觉醒，他们挖空心思地发明出一大堆“混淆是非和颠倒黑白”的词汇来阻碍工人中阶级意识和团结意识的觉醒。如同在舆论与信息上的严密控制一样，中国政府也具有非常丰富的镇压经验，而这恰恰源于“中共”官僚们在1949革命成功之后对人民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掌控。他们了解很多斗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然而如今却把那些“宝贵的经验”用来进行反工人、反工会的残酷镇压。

丽都饭店的工人们在斗争中就遇到了这些问题。

起初他们推选自己的代表成立了公开的领导小组，领导工人们进行斗争，但很快那些代表受到了特别的待遇，他们被饭店管理层叫去谈话以施加压力，并被监视盯梢。随后他们解散了领导小组，而把组织转移到地下，秘密的工作。他们占领了饭店，分成2班到3班，轮流值守，防止老板派人转移财产。

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工人们也曾经与一些媒体接触并接受过采访，但可惜的是当被媒体的领导层审核过的稿子刊登之时显然已经没有什么真实反映工人们所描述的内容。同时他们通过网络也进行了一些传播，虽然还没有使用传单、大字报之类工具。因为在现阶段工人们尝试在不与政府正面对抗的情况下尽量争取利益。

如同那些私营企业一样，国营公司却从来从不向员工公布真正明细的帐目，工人们并不知道辛苦劳作产生的财富流向了何方。据说在这起收购中，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卷入其中，作为为收购方垫付费用的第三方。饭店的经营其实都笼罩在官僚控制的黑幕之下。饭店高层为工人计算平均工资的时候竟然天马行空的想到了要用饭店的利润除以饭店占地面积按每平方米计算，这样“天才创造”任谁刚一听到也不会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在著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肖申克如此描述那些习惯在监狱内长期生活的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太长时间，如果回到监狱的外边，他们甚至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生活，而在监狱内他们已经熟悉监狱独有的潜规则，可以很顺利的生活下去。他们是被监狱体制化的人。”对于中国官僚味道浓重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用“体制化”形容也许同样恰当。

所谓“改革开放”的30年，实质就是回归资本主义的30年。进入1990年代以后，所有的公共服务消失殆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规模外国资本堂皇进入，血汗工厂得以盛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局目前的政治基础，其实是由大资本财团（包括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家族）所提供的。当局与国外的资本家密切进行利益合作，同时赎买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兴中间阶层”，并企图继续用种种花言巧语蒙骗依然对其抱有幻想的老一代工人与农民。是的，“体制化”。他们以为他们用贪婪和诱骗所铸造的“体制化”牢笼可以占尽血汗创造的财富和泯灭人间的公义。

粉饰太平的“和谐盛世”终会露出骇人听闻而丧心病狂的真实一面。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矛盾变得愈加激化，阶级对抗再次浮出历史的水面。统治阶级正逐渐失去收买的能力，虚伪的“合法性”与自我吹捧的“先进性”将如水中浮萍般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矛盾而非理性的制度，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性正在破坏它赖以生存的体制。当资本家为榨取超额利润而限制工人最低工资和休假权利（最起码的再生产保障）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培养”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掘墓人”。

丽都饭店的工人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走上街头，并到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抗议。虽然官方没有派人公开加以阻止，但他们却一直处于警察监视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饭店的工人们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虽然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给出能让工人们接受的答复，但通过持续斗争和扩大影响的方式，饭店管理层因为害怕已经作出让步，他们承诺给每个员工增加一笔3万元的一次性奖金（其实就是遣散费）。这是初步的胜利，丽都饭店的工人们为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也感受到了自己斗争的力量。一位工人张薇（化名）说：“他们（饭店的领导层）就好像弹簧一样，我们每进一步，他们就退一步。”

工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东西，包括公开帐目、自己选取工会代表等等。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与同行业其他工人进行更大范围的联合。也许他们未必能实现所有的要求，但越是提出彻底的要求，他们可能得到的也会越多。问题并不在于饭店的管理层能够作出多大的让步，而在于工人们可以给予他们多大的压力。

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深受其害，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争的队伍中。农民、教师、出租车司机、国企饭店的员工……当接连不断的事件把所有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串联起来，他们将受到彼此的鼓舞，并联合成为更大规模的斗争，中国的劳工运动有着宏大的前景。

工人们绝不会就此罢休，为争取所有属于他们的，他们会继续斗争。

工人斗争 Workers and Struggle



重庆“棒棒”访谈：

艰辛的生活与刺眼的歧视

黄巢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K·马克思 与 F·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30 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将中国彻底地拖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所有的劳动力，乃至最边远地区的，都被动员起来为之服务。

文中被采访者的观点仅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本杂志和编辑组的立场。我们并不认为在一党专制的“中共”和它资本主义政策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和大众会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众多尚未觉悟的群众中仍然存在的对“中共”当局的幻想和残存的“明君奸臣”的封建意识。

我们希望能通过第一线的采访材料使读者，特别是准备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青年，对于中国劳苦大众的生存条件和思想状况有更切实的了解，并为劳动大众在物质条件和思想觉悟上的真正转变而努力斗争。

背景介绍：

“棒棒”是重庆地区对于从农村到城市里从事自雇的搬运工的歧视性称呼，因其主要使用扁担而得名。重庆山城，有些地区车辆无法通行，多需人力搬运。“棒棒”大军随“市场经济”而兴起于 1990 年代中，近年日多，在千万人口的重庆市“棒棒”人数可能达十万之众。据说在 1949 年前，重庆城内也多有农民做抬轿和搬运等苦力，被称为“抬杠杠”，故“棒棒”之职绝非新生事物，因循旧例而已。作者“沿袭”此称，但绝无对于农民工歧视之意。实际上中西部地区为贫困农村所围绕的大中城市多有从事类似职业的农民工。

采访对象

老王，年届 60 多岁，重庆北郊农民，从 1999 年到 2007 年在重庆城里做过“棒棒”8 年。（对话内容有删节）

“棒棒”的生活

作者：王叔，当“棒棒”时在城里的生活如何？

王：在城里当“棒棒”除了能多赚点钱其他都还不如我们乡下啊！当“棒棒”在城里面都住的是那种工棚，很

烂的木板房。下雨的时候还要漏雨，又潮湿，厕所也远很不方便。我和另外 5 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面。

王：另外的房子房租太贵了，我们只是当棒棒的找不到多少钱，太花钱了，况且又不是真想在城里安家，租个工棚就算了。这个工棚我们一人一月才

交 40 元，居住环境是很差，但是没办法，为了生活啊。

王：工棚里面还好，有电，外面也有个水龙头，就是吃饭困难，没天然气管道接进来，只能买瓦斯罐，晚饭在工棚里面做。我们早上和中午都是在外面吃的，白天忙，大伙一般都不回

来,早上就买点馒头 中午就外面买 5 元的盒饭吃,晚上洗脸洗脚都用冷水。

王:大伙都比较节约,很少买肉吃,饭菜多以素菜为主。我们做饭是轮换的,今天他做,明天我就做,谁也不愿意多拿出钱来买好东西吃,主要是辛苦钱不容易,不舍得花,大伙都存点钱家里用。

“棒棒”的工作与收入

作者:“棒棒”如何找业务,有什么规矩吗?

王:干“棒棒”必须先找一伙加入。当棒棒也没有条款款的,就是新来的必须给老棒棒“孝敬孝敬”,必须得找一伙人加入他们,不然你是接不到业务的。一个新来的不懂规矩,就直接去朝天门码头搬运业务,被其他棒棒看见了,就会被整。你要是在朝天门就只能在这一个地带接业务,你就不能跑到菜园坝火车站去,不然被那伙菜园坝的棒棒看见了,你也会被整。现在农村里面的年轻人也讲面子,不会去城里面当棒棒。干棒棒的一般都是 40 多、50 多岁的人。年轻一点的也是 30 多岁。

王:我们也有很多熟客的,比如我们跟一些搬家公司的人混熟了,他们遇到人手不够的时候都电话给我们去帮忙。还有家电卖场,苏宁电器售后送货部的经常找我们去送货,他们的司机开车,我们就把电器装上车,跟车一起去顾客处,到了之后再把东西搬到顾客家里面去。我原来工棚的李头他有手机,还印了名片的,遇到那些什么装修公司的搬家公司的和其他的人,都发名片给别人。”

王:不算是负责人,但一个工棚里面肯定有个管事哩。我原来工棚李头,他原来是生产队的队长,字认得多,很早就进城了,比我们另外几个有见识。

王:没有什么“棒棒”工会。我倒是听说杨家坪那面的棒棒都加入了个什么棒棒公司,说是帮我们棒棒找业务,还要维护我们棒棒的利益,由公司负责管理棒棒。后来听说加入公司,要交管理费,一月 100 多,我们大部分人觉得没得意思,不划算,没加入那个什么棒棒公司。

王:99 年刚进城的时候。那时候棒棒

没现在这么多,最少一天做业务都要做 20 多个,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有时候业务忙都忙不过来,一个月那时候随便找个八九百,情况最好的一个月我记得是 03 年吧,每月都有 900 来块收入。

王:最近业务不行了,先进城当棒棒的人回去后,人家见可以找点钱,都一窝蜂的跑去城去当棒棒了。本来最开始,我们都是农闲的时候去城里做棒棒,平时也回来忙地里面的活,后来觉得在城里收入还可以,就一般不回家了,过节的时候才回家,家里的土地都是老婆在种。去城里当棒棒的人一多,做业务的机会也少了,我去年有时候运气差的时候一天才能接 3 次货。

“棒棒”遭受的歧视

作者:“棒棒”干活时遭到歧视吗?如何看待城里下岗工人等?

王(笑):城里人面子观念强,就算下岗工人还不是看不起我们棒棒,更莫说那些有点钱的了。下岗工人本来就是城里人,如果他们来当“棒棒”,我们肯定也被他们弄“下岗了”。只是那些下岗工,面子观念重,哪个肯像我们棒棒做这种活路(俚语,工作的意思)。城里人经常说我们“棒棒”傻头傻脑的,是傻农民,看不起我们的农村衣裳,听不惯我们的乡下口音。哎,想起那时候,可真够受气的。

王:帮人搬了东西不给钱倒还不至于。有一次夏天的下午热死,我拿着棒棒在车站边等业务。因为天气太热,我就跑到一个商场门口去坐着,想吹点从商场里面的冷气,降降温。我在那个商场边上坐得好好的,又没挡住那些顾客的路,开始根本没人管我。后来我坐在那里渐渐的有点瞌睡着了,后来我背感到一阵痛;我转过脑袋去看,看见一个保安,我知道被那个保安踹了一脚。那个保安恶狠狠地盯着我,大骂:“你这个傻棒棒,哪个叫你在这里睡觉的,你看你自己这个样子,又脏又臭。你来影响我们商场的形象嘛,快点给我滚开点。”我看到他们(保安)有几个人,我也不想多惹些事,没办法,只有拿起棒棒自己走了。当时心里非常不舒服,特别是想起那些话,觉得我们“棒棒”可能真的比城里人低人一截。

王:城市下岗工人自己太懒了。城里人都比我们农村人懒,又吃不得苦,所以单位要他们“下岗”,他们只会吃饭,工作也可能偷懒。所以很多私人企业现在宁可要我们农村人,也不要他们。私人厂好啊,我们农村人进城打工,国有企业根本不要我们。只有私人厂才给农村人工作的机会,我由于一点技术没有,岁数又大了,如果那时候能进入私人厂打工还是比当“棒棒”好些。现在城市里面很多私人厂都是我们农民在做工,城市里面的农村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村里面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他们(城里人)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欺负我们了。

农民的后顾之忧与认识

作者:你对现在的生活与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王:“也没什么打算,将就过日子吧。我们不像你们城里人有退休费,城里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退休了,还有几百上千的退休费。我们农民啊是一分钱都没有,养老钱只能一点一点的积攒。王:农村合作医疗还行吧,我和老婆每年交 20 元钱,遇到大病生病住院政府要保障 20%,只可惜不是什么都能报销,只有那些政府规定的大病才报,门诊和药费都不报销,这个我不是很满意。

王:我们村民都对政治不懂,平时也就看看中央新闻。我们农民不求什么财,也不求什么权,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党,只要多给我们农民出点福利的政策,为我们农民办事,我们就感恩了!我就是想如果我们农民也能有城里人那样的退休费和医疗保险,给我们点实惠,那该有多好啊

王:上面温总理是个好人,他关心我们农民,只是地方政府的有些措施不是很满意。我们邻村修高速路,土地被占了,没有赔多少钱给他们,我想肯定是被地方官贪污了。XXX 是邻村的村支部书记,土地开发的时候,人家去年就买了辆轿车,听说在城里面还买了套房子。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多发财吧。我们大伙都认定有问题,他们当官的凭什么这么有钱,我们没钱哩。肯定他们贪污钱了,我一直想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打击腐败。

“金融危机宝宝”与妇女工作保障

弘毅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各企业倒闭、裁员风潮越来越严重。一些女职工尤其是白领女工为了保住饭碗，希冀借《劳动法》关于女性“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条款，选择突击怀孕来意图逃避公司的裁员。因为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在女员工怀孕和哺乳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开除员工；女员工在怀孕期间可以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合同到哺乳期结束；如果女员工在这期间被裁，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在经济方面予以补偿。在北京、上海白领聚集的网络论坛上，怀个“金融危机宝宝”对抗裁员成为热议的话题。于是“金融危机宝宝”继“奥运宝宝”之后成为了另一个新的应景名词。于是带起一股突击怀孕风潮和激烈议论。反对之声有许多，但据搜狐网调查显示(sohu.net)，68%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考虑甚至愿意在金融危机时刻生宝宝规避被裁员风险。

而现在这股风潮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字面或屏幕上了。广州女子医院李九利副院长接受北京新快报记者采访时称，门诊中有2成孕妇是以应付金融危机“裁员风”为出发点的，还有不少女性来咨询有无尽快怀上

宝宝的办法，甚至有本打算流产的女性考虑到留下宝宝等于保住工作而放弃流产（新快报）。在上海新民晚报上据妇幼业内人士估计，由于怀孕满4个月才开始到医院登记正式产检所有2008年2月可能会是首批“金融危机宝宝”登记产检的小高峰，而2009年下半年可能是“金融危机宝宝”的出生小高峰。

可在目前的经济低潮中女工们用这种方式真能得到如自己心愿的现实保障吗？首先看看在这场风潮中的主力——白领女工。在经济危机的面前，那些仍能勉强维持的企业而言他们可能不会试图去违法劳动法来裁掉这些怀孕女工。但这些资本家老板们却可能会制定各种私规例如“怀孕须提前三个月汇报”等来侵犯女工们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生育权以达到制度限制。因为突击怀孕能留下的女工也将成为老板们眼中不听话的刺而备受歧视。对于那些实在无力维持濒临破产的公司和企业而言，他们宁可支付一定的赔偿金，也要裁掉怀孕的女员工以降低劳动成本。至于已经破产的公司和企业中的怀孕女工更是直接失去工作。

更何况法律所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并非是绝对的，它也是加有条件的。如果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但同时又符合其他的法定条件，用人单位不但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还可以不支付经济赔偿金。有关条文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有明确的说明。比如老板找毛病说怀孕女工严重违反了该公司的明文规章制度，则该公司可以无条件解除合同。这充分说明

了由于缺乏独立工会主张的法律的缺陷性。

如果选择突击怀孕保住了工作，金融危机宝宝的质量（在无压力和自然状态下受孕的宝宝会比较健康）、产后抚养等问题也将提上桌面。而对于那些没有保住工作的女工而言不仅有上述问题接踵而至的各种麻烦接也更多了。

在教育程度和能力方面有有一定“相对优势”（这个优势也仅仅在同性比较中而已）白领女工尚且如此。那么对于那些在底层工作的普通女工和农民女工想试图用怀金融危机宝宝的方法来保住工作则机会渺茫。据千名进城务工妇女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在143名务工期间有过生育经历进城务工妇女中生育期间既有产假又能得到基本工资的占49%。而有51%的进城务工妇女因为生育受到了企业的歧视，应有的权益受到侵害，其中30.1%的生育妇女虽有产假但基本工资被扣除或降低了，21%的妇女因为怀孕或生育被企业辞退。这千名进城务工妇女中只有0.8%的妇女有可能享受生育保险。（《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2008年2月）。目前，国内针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主要法规是《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该法规自1988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至今已20年，其覆盖的对象主要限于城市女工，而对农民女工的保护缺乏明确规定。当然这也是老板们试图分化女工们的一种对策，即故意在工人们中制造各种对立。

其实无论是哪个行业的女工们在这个资本主义中国中都受到严重

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金融危机宝宝问题仅仅是其中一个而已。女工们的劳动权时刻受到着威胁，例如 2004 年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接待来电、来信、来访咨询共 18 万余人次，其中占总数近一半的涉及妇女的咨询中，有关妇女劳动争议类的占近 20%。

（2006 年《中国妇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女工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劳动权而任意被私欲膨胀的资本势力剥削着。户口在外省的农村女性就业人员（即农民外来女工一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比例高达 62%（2005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按户口性质、性别分的城镇就业人员工作时间构成”表）。有七成以上的农民女工未参加任何保险。而想依据合同法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不是易事，因为老板们不会轻易与女工们签订合同，尽管他们明知法而犯法。根据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 2007 年的“推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情况通报（第三季度）”数据显示，除去台湾在内的大陆 33 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 15 个省市自治区签订女职工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达

到 40% 以上。本来 40% 就不是什么高数字，可竟还有 18 个省市不达标，这就是资本的丑陋力量！

为什么有女工们要面临如此的抉择——到底怀不怀金融危机宝宝？原因已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上如言即现在女工们的社会劳动权受到了威胁，其可能或已经成为了由那些资本家们和万恶的私有制一手造成的经济危机的牺牲品。这使得女工们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更加严重恶化。因为能参加社会劳动是女工们得到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无论是白领女工、普通城市女工还是农民女工。它能让女工们获得经济独立这一自身解放的物质基础。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没有妇女劳动权的真正落实，女工们现有遇到的各种不公正和歧

视性待遇就不会消失。

而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女工们无论试图用什么“技巧”来抵御都难以摆脱被束缚、被歧视、被剥削的处境，其自身的劳动权时刻都受到威胁和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一日不除，女工们的权益就一日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赢得权益保障，赢得女工自己的自由解放！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解放，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



女工们需要大声疾呼出自己的声音：

1. 要求有不可剥夺的社会劳动权。
2. 享有相同就业机会的权利，包括在就业方面相同的甄选标准。
3. 同样价值的工作享有同等报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在评定工作的表现方面，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
4. 享有全面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享有带薪假的权利。
5. 在工作条件中要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权。
6. 禁止企业以怀孕或产假为理由予以解雇，以及以婚姻状况等理由予以解雇的歧视。
7. 实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保障的产假，不丧失原有工作。
8. 由政府提供免费的生育医疗服务，补贴子女抚养费。并提供必要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特别是通过促进建立和发展免费的托儿设施系统，使女工们得以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事务。
9. 对于怀孕期间从事确实有害于健康的工作的妇女，给予特别保护。
10. 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妇女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编辑按语

我们在此重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写于 1898 年的文章，是因为我们相信该文有益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俄罗斯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与今天的我们面临着诸多类似的问题，因为俄罗斯沙皇国家与今天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列宁的文章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阶级斗争的问题——经济和政治方面。这既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区别，他们呼吁政治自由却仍然想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奴役制度。同时也充分显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他们无法始终如一地维护基本民主权利，如独立工会、组建政党、宗教自由等。而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民主斗士。斯大林残酷的、官僚主义的一党专制统治导致了 1920-1930 年代俄罗斯革命的孤立、衰弱和堕落；并因其血流成河的秉性而使他与真正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革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社会主义者》将在今后的杂志中继续刊登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向新一代中国工人与青年展示这些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想法之间有着何止百万里的差别，并为未来即将到来的斗争提供重要的经验。

我们的纲领

V. 列宁



目前国际上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

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

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斯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摒弃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

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它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像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

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它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自己定位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以色列社会主义者的呼声： ——反对加沙大屠杀！立即停止在加沙的战争！

社会主义斗争运动（Tnu`at Maavak Sotzyalisti/Harakat Nidal Eshteraki）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以色列支部



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进行的军事进攻及其恐怖性为世界各地所关注。正值第一期《社会主义者》出版之时，2009年之始，一场新的反战运动正迅速形成，示威抗议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当我们与其他广泛的政治和宗教组织共同游行示威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强调需要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来终结战争，绝不可希冀于各国政府、统治精英或者他们的“清谈俱乐部”如联合国之类能带来和平，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以下的文章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以色列支部社会主义斗争运动（Tnu`at Maavak Sotzyalisti/Harakat Nidal Eshteraki）的正式声明，原文为希伯来语经英文转译，发表于战争开始之时的12月30日。该声明正在以色列的工人和青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进行公开传播以反对以色列犹太人所存在的军事主义和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动情绪。而这一情绪正类似于2008年，在中国群众中存在的支持政府镇压“3-14”西藏示威的情绪。我们相信这一文章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中产生广泛的兴趣，并示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面对剧烈的民族冲突与战争。

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但无论对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而言都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或未来。

在过去数天里被屠杀的数百人并不会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更多仇恨和杀戮。Tnu`at Maavak Sozialisti（Harakat Nidal Eshteraki/社会主义斗争运动）一贯反对哈马斯方面发射卡萨姆导弹进行袭击和也反对任何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及中东地区的工人家庭与穷苦百姓的攻击。目前的进攻绝不是防御性的行动而也并非旨在为以色列南部的居民。就如同我们也反对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一样，我们所要谈论的不仅是这无助于任何解决方案，而且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现存的问题。本届政府对现在所发生的升级事件及其后果负有责任。这次袭击不仅不会带来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而且再次表明袭击及其后果会给以色列和本地区居民带来最大安全威胁的是统治以色列的精英们。

作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广泛的空中袭击的结果是目前已经有超过36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600人受伤，4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死亡。正如预期的那样，攻击点燃整个地区，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正如同2008年2月发生的没有目的行动“热冬”或是与2006年黎巴嫩战争平行进行的前加沙战争（“夏雨行动”），这次攻击的真正目的不是要获得和平。我们同时也反对这些袭击导致550人死亡。直到今天战争仍然是政府进行政治治理所使用的军事手段。而且攻

击也并可能结束火箭的袭击，但会打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府，从而试图制造出政府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假象。至于对以色列的统治精英而言，其在与哈马斯对峙的权力游戏中的威望显然比以色列南部地区居民的安全更为重要，而正是他们被当作战争的人质。这种过分的举动正还即将开始的以色列选举和美国政府权力交接过渡期发生。它试图以此来抹去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以来政府失败的形象，并表明当局准备血腥地对抗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选举前进行战争是一个失败的政府为赢得选举所采用的典型战术。这一政府对于灾难性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负有责任，并应对其他一些特别血腥的军事行动负责。但现在他们又采用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企图拯救“前进党”和“以色列工党”竞选联盟迹近崩溃的民调，而所做的这一切却是以损害加沙地带、斯德洛特、阿什凯泽、奈蒂沃特、和该地区其他城镇的居民的安全为代价。

作为百万富翁的安全部长巴拉克已经宣布他停止竞选活动；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明白对他而言，军事行动本身就是自己的竞选活动。所有建制内的各政党在短期内都能从激烈的军事行动中受益，由此可将民众的注意力从世界经济危机转移。所有建制内的政党都是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无法真正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以确保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准，正如它们无法解决由它们所创造出来的巴以冲突一样。

不幸的是，这种政治冒险并没有结束，政府正在以夸耀的方式拒绝停火，并准备打地面入侵与另外开辟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行动的牌。已有数千名预备役士兵接到了紧急征召的命令。这次袭击肯定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给中东带来混乱和引发其他困难的事件，正如巴拉克宣布：“这将是并不容易的也不会是短暂。”

政府破坏“平静”停火

以色列政府拒绝加强“平静”（Tahadiya/Regi`a）临时停火协议，也拒绝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停火协议。即使不采取任何实际步骤结束以巴冲突，但那样至少也能改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而与之相反的是一在几个月的“平静”临时停火期，政府反而继续其挑衅和侵犯性行动—例如 11 月 4 日，美国选举日当天对西岸地区进行了轰炸。正如巴拉克现在告诉我们的，现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计划就是在停火期间的几个月内所制定的。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边缘地带，常规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而且政府拒绝进行全面交换战俘，这本可以使得被俘士兵沙利特·吉德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最重要的是，在“平静”停火期，对加沙地带的经济和军事封锁仍然在继续，并且得到周边政府与当局的勾结，如地区大国埃及、巴勒斯坦法塔赫运动、和其余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而现在其中大多数国家开始虚伪地抗议屠杀。巴勒斯坦当局的阿巴斯和埃及专制统治者穆巴拉克总统对战争的隐形支持的表现甚至比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统治者们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开始之初的表现更为突出。以色列外交部长利夫尼就在对加沙的战争爆发前两天对开罗进行了特殊访问。

这种与以色列当局的勾结激怒了广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民。它增加了人们对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腐败政权的仇恨，它们就如同腐败的以色列政权一样，并不服务于广大的工人阶级和穷苦百姓，而是相反对他们进行剥削和镇压。爆炸般的愤怒可能会缩短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衰弱的统治，并会削弱阿巴斯的形象而使他被看作是以色列政府的傀儡。

新发展的局势使“安纳波利斯会谈”成为一个笑话，它事实上已经被战争所废止，这使得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开始就正确地把它从一个玩笑。

虽然 2005 年起以色列已经从加沙地带撤除定居点和军队，但在实际的统治中仍然将该领土作为一个巨大的监狱。2006 年 1 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胜利后，以色列政府在大国的支持下进一步升级了对加沙当地居民的攻击。哈马斯之所以能赢得 2006 年选举就是在于抗议腐败的法塔赫运动领导人和反对早已声名破产的其他巴勒斯坦政治团体，虽然以法塔赫为首的一些组织也曾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哈马斯当然也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其实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障碍。哈马斯不能从真正的战略角度提出方案解决巴勒斯坦群众所面临问题，自然也无法从它正在伤害的以色列工人和穷苦大众中赢得支持。然而哈马斯的势力之所以能得到加强就是在于法塔赫运动的腐败和背叛，以及以色列政府所采取的种种行动。这正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而言，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已经受够现存的“无能而堕落”的大政党，而迫切寻求其他的替代者。

立即在战争爆发之前，以色列政府故意利用由其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暂时开放边界限制允许加沙地带进口食品和医药用品。但攻击开始之后，以色列的政府官员承认这是旨为了达到震撼当地居民的最大效应。所有建制内的将军们和政治家们都为对加沙地带居民实施集体惩罚而辩护，声称这是为了维护受到火箭袭击的加沙地带周边的对以色列城镇居民的安全。但这只是一个虚伪的自我辩护。

而冲突的代价最终会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普通工人与穷苦百姓家庭来承担，而精英决策者们却可以通过这一民族冲突而获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火箭袭击只是现当地局势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症状而已，即使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和国防军发言人如何努力混淆事实，以色列统治当局也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每年双方实际受害者的人数就足以证明冲突是如何不对称的。

多年来政府执行的的政策就是采用强行拆除、饥饿和大规模屠杀等手段来系统地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群众。另外，最近几个月以色列政府采用大规模饥荒的方式来封锁加沙地带的居民；从而使其中绝大多数人面临极端贫困，尤其是缺乏基本生活资料、食品、医药和电力。当然这种局势激发来抵抗。而当巴勒斯坦人试图进行自我防卫的时候，今天很自然地遭到了军事攻击。自卫是正当的，但社会主义者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与伤害平民，而且这样做也只会为

以色列政府提供更多的论据来解释和动员对其行动的支持。只要仍然存在民族压迫，那么民族冲突和流血事件就将持续下去。

冲突最终是社会问题

一些右翼的巴勒斯坦宗教组织，如哈马斯等，试图通过在杀害平民的竞争中给他人提供印象他们在领导斗争进行反击，虽然这一屠杀的规模比以色列政府进行的要小得多。但在现实中火箭袭击不过是一个血腥报复而已，这无助于阶级现实的绝望和饥饿，虽然有时能帮助获得巴勒斯坦公众的支持。火箭袭击无疑无法打破封锁政策（这不同于群众性大规模冲击埃及边界）也无法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压迫，而只能伤害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平民；而且它其实成为了提供给以色列资本主义当局的“政治礼物”，他们一贯使用冲突和“安全”问题作为寻求支持的手段。由于当局长期实施的经济政策对以色列工人和穷苦百姓的伤害和由此产生的燃烧社会问题，这些支持本来正在削弱中。

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当局竭力以试图人为地将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区分开来。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事实也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人们不可能依赖于对绝大多数以色列公众采取经济战争而损害他们利益的政府当处于安全问题之中会真正关心民众的利益。没有一个建制内的政党能提供方案解决冲突和由此而来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建制内的政党在战争期间互相支持，而并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所谓的反对派也组织成为一个扩大的联盟，正如他们对经济问题采用隐藏起来的方式。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利库德集团的比比[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与来自梅雷兹党的居玛斯[哈伊姆奥龙]发言如此相似。当局的媒体也奇声赞美进行的军事攻击，并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当局和它的战争所应起到的作用。

梅雷兹党，虽然它自称是所谓“和平派”，但他们甚至在战争之前呼吁在加沙开始行动；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他们也是作出相同的表态，它甚至事先还从政府收到进行攻击的通知。为了从工党那里赢得支持者，梅雷兹继续履行其历史性作用的努力，美化政府的政策所带来的破坏性是同时真正伤害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

以色列犹太人群众的安全绝对无法通过牺牲该地区其他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实现。在真正的安全与和平问题上，犹太和巴勒斯坦的工人及穷苦百姓享有共同的兴趣。为了终结火箭袭击和所有对巴勒斯坦人民群众的压迫，需要从几基层起建立广泛的社会运动而进行斗争，并提出了替代性的选择以永久终结战争和无休止的流血。工会，包括以色列总工会应该为工人的利益而支持建立这样一场运动。

由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缺乏这样一场运动，一场强大的工人运动，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参与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得大量本地的工人家庭和穷人百姓成为他们所无法控制事件的牺牲品。目前，由于工

人阶级没有真正地组织起来。如果人们能够组织起来，那么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群众就不会绝望地接受政府提供的所谓的“安全建议”。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所以接受现状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的答案。正如有人提及的政府可以采取很多方式，但却选择了军事攻击。

如果存在一个大型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将有可能迫使政府建立一个真正的停火，结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和压迫，并进行充分的战俘交换。广泛社会主义运动能在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替代现有的大政党，并实施种种措施，包括终结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和终止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群众的侵略行为。

如果没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参与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正如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其他政治力量所做的只会使冲突进一步加剧。但为这一运动提供基础，现在也有一写可以和必需采取的紧急步骤。围绕替代性的解决办法，反战运动必须进一步扩大，这将意味着作为整体给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真正的和平与安全。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联合的反战示威需要加强，反对任何对反战抗议和示威的镇压，支持示威者受到袭击时采取自卫权，并反对挑衅和其他力量试图转移斗争的注意力。

另一个建立广泛的运动的步骤是在所有的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社区组织以及其他任何支持社会变革和维护劳动人民和穷苦百姓利益的组织内对军事袭击及其带来的后果进行讨论；这其中也应包括特拉维夫的“所有人的城市”组织和“一切权力归工人”等组织。重要的是在这些会议应由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活动分子进行共同讨论，对当前形势进行共同分析，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组织广泛的反战抗议，并尽可能召集更多的人发布对[战争]的公开谴责。

“Kol Akher”（另一呼声）组织是由数十名西内盖夫地区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居民共同组建的，这表明甚至在广泛的社会运动实现之前，地方居民购买力也可以有所作为。该组织目前正在争取一个新的“冷静”暂时性停火和反对战争，已经有数百名以色列南部地区居民签署了他们的请愿书。该组织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直接会谈，尤为重要的是这可以通过体制化的新闻媒体的宣传而带来的刺激。

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寻找共同利益而达成谅解是明智的解决办法。“和平斗士”组织（前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人共同进行反对占领斗争的组织）也举办了类似的对话会议。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推动更广泛层面的对话，在和平与和解委员会的框架下，可以就安全问题和冲突的“核心问题”进行公开的正式讨论。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都需要尽快建立由劳动人民和贫苦群众参与的大型社会主义政党，而这将推动成为一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与独立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并使它们成为该地区民主的社会主义联邦的组成部分。

反战示威面临严重镇压

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整个中东地区的许多城镇发生了众多反战示威，其中一些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在加沙地带，示威者再次企图冲破与埃及的边界，但遭到埃及边境警卫的枪击。阿拉伯最高监测委员会在以色列宣布罢市区，在约旦河西岸也宣布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罢市。而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示威活动被强行镇压。在战争的掩护下军警强化了他们进行镇压的手段：例如在约旦河西岸的尼林村两名示威者被枪杀。在所有的以色列大学中防暴警察驱散了示威者。

在镇压游行示威的同时伴随着媒体密集的反阿拉伯情绪；从而支持镇压并指责明反战示威是“扰乱公共秩序”。而当局为了压制反对和抗议也从中煽风点火。而极右翼此时更显趾高气扬提出他们种族主义的主张要求限制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的民主权利。

在超级军国主义的背景下，工人斗争的也面临压力进入低潮。例如，战争爆发后以色列电力公司的工人委员会中止了反对裁员计划的工人斗争。但在管理层宣布他们将不会停止裁员计划的时候，工人斗争的中止这也取消了，职工代表发现他们被欺骗了。

特拉维夫上周六晚上，数百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活动分子—包括社会主义斗争运动的成员在安全部外进行抗议示威。我们成员提出的口号是，如“巴拉克：安全部长，你不会依靠他人的鲜血赢得统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拒绝成为敌人”，“群众的鲜血为了部长们的声望而白白流尽”，“没和平，没安全，立即结束

资本的统治”，“钱应花在教育和就业上，而不是为了战争和占领”，“政府正在加沙和阿什克伦制造灾难”，“在加沙和斯德洛特，儿童希望生活”，“没有更多的隔离墙与避难所—让当地居民自己会谈”，等等。

在以军对加沙袭击的前一天，我们（以色列社会主义斗争运动）举办了“社会主义 2008”会议，有数十人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其中包含内盖夫地区的居民和当地工人斗争的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曾警告过政府当局和各建制内政党“安全”政策所具有的危险性，并警告说，绝不能相信无法真正保障经济安全的政党，会提供免于战争和恐怖的安全—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或安全。在当天的会议上，我们组织也表达了对于所有受到损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家庭的声援与团结，无论他们是在斯德洛特、阿什凯泽、或加沙地带和其他城镇地区。

媒体已经大量报道了在极其贫困的西内盖夫地区（以色列控制的南部农业地区）定居区内群众中日益增多的愤怒情绪。类似的情绪也曾经发生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民族主义浪潮将会日趋平息，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会意识到他们被欺骗了。但是，如果没有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不同的政治选择，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者，如利伯曼，将可能成功地利用愤怒来反对统治精英而加强他们的势力。这当然意味着一场真正的危险，这也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急需建立一场新的社会主义运动。

以色列社会主义斗争运动（Socialist Struggle Movement）呼吁：

- 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进行的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由以色列政府全额赔偿双方遇难者家属。
- 立即进行全面停火，包括结束对加沙地带居民的经济和军事封锁，以军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停止对以色列南部地区居民的火箭袭击。
- 继续进行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的联合示威以反对加沙地带的战争、反对建立民族隔离墙、反对暴力冲突、反对极右翼势力。
- 立即终结军事当局和警察对示威的镇压，结束制度化的针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歧视。
- 立即终结以色列资本主义当局利用民众的恐惧，终结利用普通平民的生命为选举的筹码和使用士兵作炮灰。
- 终结统治精英的军事冒险行为和利用此来掩盖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企图。
- 进行全面的战俘交换，其中包括尽快释放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
- 由以色列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进行直接谈判，加强两个对立民族间劳动人民和其社会组织的联系。
- 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尽快建立由劳动人民组成的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通过群众斗争解决所有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 以色列军队立即从所有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停止所有对巴勒斯坦群众的压迫与占领，包括取消所有检查站、路障、隔离墙和定居点。反对土地兼并—只有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工人及穷苦百姓以完全民主的协议为基础才能实现土地交换。
- 实现真正的安全与和平—永久结束巴以冲突，结束大国对中东地区群众进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干预，结束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周边国家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干预。
- 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以色列和同样独立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两国间的边界将由双方的居民代表通过民主的直接讨论以决定，充分保证双方居民的行动自由；为确保耶路撒冷成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首都和实现城市内两族居民区域自治而斗争。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向一场新的冲突

凯文·辛普森 (Kevin Simpson)

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

本文英文原题为 “Israel/Palestine Moving towards a new conflict” 2008 年 10 月份原刊于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主网站 www.socialistworld.net。此次加沙危机为世界关注，故将本文翻译成中文供中国读者参考，内容有删节。



处于轰炸与封锁中的加沙地带

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开始日趋紧张。哈马斯和以色列政权之间的停火可能可以维持几周时间。由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巴解）糟糕的执政表现，它的政策丝毫没有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使得哈马斯赢得了 2006 年 1 月举行的大选。

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领导人相对巴解的领导人而言更为清廉，而且面对以色列的侵略言论也显得更激进。但是哈马斯所主张的反动的神学政策最终将会阻碍巴勒斯坦民族的解放斗争。而且其经常针对以色列平民采用火箭袭击和自杀炸弹袭击会增加犹太工人对以色列统治精英的支持。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反对这些袭击平民的手段。

但是，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必要的时候实施武装防御。与其建立容易堕落为犯罪组织和遭到以色列安全部门渗透的秘密民兵，我们认为这种防御行动应该

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更广泛的群众内建立基层委员会而实现。

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缺乏诚意推动“联合”政府的建立。法塔赫领导的工会最近经常在加沙地带的学校和医院举行罢工行动以反对哈马斯的政策。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迫害法塔赫支持者，同时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如法炮之地采取类似行动打击哈马斯的支持者。一个加沙妇女沮丧的抱怨代表着众多巴勒斯坦人的想法，她说：“我受够了所有的政治派别。我家里有 10 个孩子，谁能来保证我们的食物？哈马斯还是法塔赫？当然一个也没有做到！”

而以色列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执政的前进党领导人利夫尼继奥尔默特辞去以色列总理职务后无法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因此明年（2009 年）年初可能举行新的大选，而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将可能比前进党赢得更多的席位。

右翼政客和媒体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阿拉伯的宣传。在上一个大屠杀纪念日一群犹太青少年私刑处决了两名巴勒斯坦人。近来以色列北部民族混居的阿卡（Akko）市发生了贫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一名以色列记者说：“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双方都感觉自己被歧视、被遗弃和处于弱势地位；阿卡市有许多穷人和众多令人痛心的事发生——这是一场穷人针对穷人的战争”。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假如不能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治选择来反对贫困和压迫，什么样的悲惨事件可能发生。现实中存在着诸多以民族为鸿沟的冲突，现在需要的是对战争的根源与如何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解释。

解决方案？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相信真正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实现和平只可能由所有的劳动群众——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认识到他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并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方式。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然而事实是每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解决方案”只会导致更多的冲突。

运动需要同时在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中建立，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腐败的统治精英，及捍卫全体劳动人民的民族权利。该运动应该捍卫的思想是所有劳动者都有权受益于中东地区的财富。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道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除此之外的选择都将是一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

封锁中的生活

奥斯陆协议使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表面上可以“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是这些地区事实上不过是露天的监狱，被封锁的巴勒斯坦社区生活处于赤贫之中。

以色列政府建造隔离墙以包围西岸和保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周围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迄今已完成：

不计算军事控制区，845 公里长的隔离墙中已完成 488 公里，其中部分地带达 60 米宽，有些隔离墙高达 9 米。部分巴勒斯坦地区被与周边地区完全割断——影响地区占 12% 的整个西岸，涉及 49.7 万的巴勒斯坦居民。

此外，在整个约旦河西岸（约等于北京市大小）以色列军队现在设有 609 处路障，由于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西岸地区 4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2005 年以色列军队已撤出加沙地带。但自从 2006 年 1 月哈马斯赢得选举胜利和遭到来自斯德洛特之类城镇的火箭袭击后，以色列当局实施政策从军事和经济上

完全封锁加沙地带。并对相关地区进行了数次地面入侵和反复轰炸。

以色列政府拒绝将代收的巴勒斯坦人税收转交给巴勒斯坦当局。超过 95% 的地方工业被迫关闭，80% 的加沙地带人口依靠援助生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 2007 年 4 月之后的一年内，共有 51 加沙居民由于以色列军队拒绝让他们离境接受治疗而死亡。

从 2005 年以色列撤军起到 2008 年临时停火，加沙地带共有超过 600 枚火箭袭击了以色列，造成 11 名以色列犹太人死亡。而在此期间，以色列武装部队杀害了 1333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 233 人是儿童。

以色列的贫困人口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中，以色列犹太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急剧下降。保护最贫困的犹太人免于饥寒交迫的福利国家体系和为赢得群众支持而保证退役士兵得到就业保障的政策都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在推行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残暴的军事压迫政策的同时，以色列统治阶级也在严格实施新自由主义措施以削弱社会保障安全网络：

- 高达 15% 的就业人口受雇于职业中介领取着最低工资，没有就业保障和任何组织的权利。
- 2006 年超过 60% 的就业人口收入低于每月 1450 美元。
- 160 万以色列人，其中一半是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 因为福利削减和物价上涨，三分之一的大屠杀幸存者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

由于一系列对普通群众的损害，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最富有的 5% 的以色列人口收入是最贫苦的 5% 人口收入的 7.5 倍。由此造成群众中的愤怒和紧张局势同时上升。去年相继发生教师、铁路工人和出租车司机等举行的罢工。

资本主义统治当局的权威正面临崩溃。为什么？主要是因为腐败和丑闻已成为统治精英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年里，司法部长由于性侵犯被定罪，陆军参谋总长、警察总长、总统、税务总监和总理奥尔默特相继因为丑闻辞职。

冲突的根源

为什么战争和冲突会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中东历史的一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干预，以确保他们所认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特别是石油问题。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经济援助和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政策以

取得部分阿拉伯统治精英的支持，并使整个以色列资产阶级与他们站在一起。

历史上，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先是生活在封建制度的政权之下，其地方领导人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扶植的傀儡，之后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19 世纪末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当地群众要求终止外国势力的支配。犹太人如同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经济危机期间，在欧洲和沙俄定期遭到国家压迫。政府煽动对于少数民族的恐惧与偏见以转移其余人口对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的愤怒。

犹太复国主义

作为对于压迫的反应，犹太复国主义起始于 19 世纪，其主要支持者是犹太中产阶级和学者。它依据的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这一家园将是巴勒斯坦，运动创始者认为：“无主之地归无地之民”（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

但是巴勒斯坦事实上居住着大量的居民——当时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当地。当 19 世纪末犹太人移居到那里起，就与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

由于土耳其与德国统治精英结盟对抗同盟国，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解体。英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曾经向阿拉伯领导人承诺如果他们帮助同盟国进行战争，起义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从而瓜分中东地区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承诺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法西斯主义发展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犹太复国主义在国际上的犹太人中获得广泛支持。同盟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希特勒的集中营屠杀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分子、同性恋者，和 600 万犹太人。大屠杀是推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巨大动力。逃离战争的恐怖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许多犹太人怀有激进思想将他们的新家园看做一个安全之所，在那里贫困和压迫将被人遗忘。

但这些想法却没有考虑到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想法。犹太人移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在 1948 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后，之前就发展起来的武装民兵通过恐吓和军事行动将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口赶出家园。联合国 1947 年决议是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一个独立的犹太国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帝国主义支持以色列建国是以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为基础，从而导致由此带来的冲突持续到今天。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先驱创立者曾经反对以色列建国并警告说，与其说独立建国是保证犹太人的安

全和经济福祉，不如说对他们而言这将成为血腥的陷阱。

美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加强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以回应当时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因为革命将威胁资本主义在当地的长期利益，尤其是对该地区石油的控制。从那时起以色列资本主义当局平均每年收到 40 亿美元来自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以色列的统治阶级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并承诺为他们提供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以色列政府作为最好的福利国家之一为其犹太居民提供世界上最完善保障以确保其凝聚力。而这对统治当局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战斗以捍卫以色列国。在现实中这也意味着捍卫以色列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威望。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发生过五次战争和两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s）。1967 年，以色列袭击了周边阿拉伯国家并占领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成立于 1964 年，被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视为民族解放的主要力量。但是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所采用的外交压力和武装袭击以色列平民的做法并没有起到效果。而且其领导层在舒适的海外流亡生活中并没有对其声称捍卫与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尽到责任。但这并没有阻止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和穷苦百姓人在面对压迫时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这也可以部分解释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s）的发展。

继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帝国主义迫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领导进行“和平”谈判，而这一系列谈判的结果是双方于 1993 年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这些协定作为巴勒斯坦建国的第一步使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人新的压迫者。被占领土被分割成许多断裂的飞地，而日益扩大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占据着最肥沃的土地和最佳的水源。

尽管存在大量和平的宣传，但显然所有地区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所进行的谈判都无法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对于当地的大多数人而言条件正在恶化，且紧张局势继续有所增加。正在发展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还远未达到顶点，尤其是对于中东这样的地区而言。但巴勒斯坦最贫困的社区情况已经变成灾难性的。反对物价上涨、日趋贫困和统治精英腐败的群众性运动会进一步发展。一些巴勒斯坦人可能对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抱有幻想希望能带来转变。但事实却是奥巴马向以色列当局许诺提供 300 亿美元的援助，而他的副总统乔·拜登在会见美国犹太支持者时更是表示：“我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经济危机下的拉美

一位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在 2008 年 11 月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节选）

费雷尔·安德鲁（Ferraï Andre）—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巴西支部



10 年前的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查韦斯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开启了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新周期。事实上，作为经济危机的后果之一，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其他地方的‘拉美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拉美次大陆将外于主要政治舞台。

盲目乐观思潮

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当局对危机作出的反应的方式极为可笑。巴西经济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一个国会会议上试图安慰大家现在巴西目前状态是如何远优于其他危机时期。就在几小时之后，他的部门送达国会一项议案要求国会给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国有化银行的特殊权力。

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危机爆发的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盲目乐观”是可以理解的。

2003 年至 2007 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平均每年 5.5 % 的高速的增长率。这主要受益于高企的商品价格和优惠的融资条件。2007 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为 8.7%，委内瑞拉是 8.4%，哥伦比亚是 7%。

经济增长对于该地区保持政

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巴西近日地在大西洋里发现一个新的大油田，该油田的发现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国之一。然而，勘探新油田的计划——在危机发生前，本已经非常耗费金钱和困难——现在则变得更加不确定。

经济增长的依赖于以下主要因素——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外部的汇款，内部消费信贷等。除了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墨西哥以外，大宗商品占拉丁美洲国家出口额的 74 %。

一些统计数据指出，到 2008 年 10 月份大宗商品的价格总体下降了 40%，是 52 年来的最大的下落，这直接影响到整个地区。

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石油；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豆；智利和秘鲁的铜，以及玻利维亚的锌，这些原材料对拉美经济体而言是基础性的贸易商品。

石油出口占委内瑞拉出口的 94 % 和其税收超过一半的政府收入。委内瑞拉 80 % 的粮食需要进口。锌是玻利维亚的第二大主要的出口商品，而其价格几周里下跌了 50 %。大豆价格的下跌使得阿根廷税收收入不到 25 亿美元。

由于与美国市场的紧密联系，经济危机带来的效果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拉美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美国市场，但欧洲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放缓也直接影响到它们。

预计 2009 年该地区的 GDP 增长已减少到 2.5 % 左右。但是，

即使这个数字并不能充分反映危机给该地区带来的戏剧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根据标准普尔机构报告，今年 4 月份巴西的股市处于值得投资的等级上；但到 10 月份，巴西股市成为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股市之一。到 10 月底，2008 年累计亏损约为 2000 亿美元。大约 43 % 的股票与大宗原材料商品市场有联系——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半国有的石油公司）和谷（Vale）矿业公司。货币“里亚尔”的贬值导致巴西一些大型私营出口企业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尽管巴西政府公布的外汇储备约达 2000 亿美元，巴西政府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贷款 300 亿美元至明年 4 月以稳定外汇市场。

阿根廷政府决定重新国有化于 1993 年私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原因是未能在明年年底前对约 20 亿美元债务进行重新谈判后出现的迫在眉睫的公共债务的拖欠。

在哥伦比亚，在过去几年中，“金字塔式”的融资计划正盛——经营者许诺在 6 个月内使投资者的资金翻倍——从而合法地席卷全国各地。GDP 增长的放缓和较低的国外汇款使得“金字塔”崩溃。运营商卷走数亿美元。在一些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为此走上街头参与暴动，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导致至少 3 人死亡。

由于缺乏清晰的革命战略和领导，1998 年和 2002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大多数的斗争只

是选举出了声称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府，如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然而现在，新的危机使局势更加复杂。

委内瑞拉

2008 年委内瑞拉 GDP 增长率是 5% 左右，但最近《经济学家》杂志说明年委内瑞拉 GDP 增长率只有 2.4%。

紧接着 2007 年 12 月宪法改革的公民投票中查韦斯的失败，11 月的选举结果打开了右翼势力遭受新的挫折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反攻。

PSUV 和查韦斯的联盟赢得 22 个州中的 17 个。反对派赢得 5 个州，4 年前的 2 个和 3 个新的关键州。此外，反对派还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第二大城市马拉开波赢得了市长席位。

主要石油生产州——苏利亚（Zulia）——和主要工业州——卡拉沃沃（Carabobo）落在反对派手中。但是，右翼势力还没有一个针对查韦斯的明确的替代方案。

对查韦斯而言，一个重要的不详之兆是失去 Petare，近三分之一加拉加斯居民生活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地区，它是“查韦斯主义”的一个堡垒，2002 年它在抵抗政变中具有象征性作用。

查韦斯仍保有一些实力，但危机使得局势将急剧地趋向危急。所谓的“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是表现为查韦斯领导层对待 PSUV 和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方式以及查韦斯运动中腐败的野心家的横行。

今年国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压力在迫使冶金钢铁行业国有化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目前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

古巴

如果古巴失去委内瑞拉的支持，这将是灾难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辞职后，官僚机构和军方讨论了以中国或东欧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奥巴马对待古巴将采取什么政策，但有可能的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进程。美国和新的支持修复关系的古巴的官僚机构可以利用巴西政府的帮助，如卢拉政府的前内政部长何塞迪尔塞乌（José Dirceu）——因腐败丑闻离开政府而成为古巴的投资顾问后，他和古巴具有良好的内部关系。

另一方面，目前正处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显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时机，这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反对。

玻利维亚

工人和群众运动和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领导两者都在玻利维亚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 8 月莫拉莱斯在一个召回公民投票中获得了巨大胜利，令人难以置信的 83% 的投票率并赢得了 67% 的选票。

即使是在“梅迪亚卢纳（media luna）”地区——这里右翼控制着州政府——表决结果也很出色：在潘多（Pando）赢得 52.5%；在塔里哈（Tarija）赢得近 50%，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赢得 40.75%。

群众的反应促使政府最终决定性地战胜右翼。像在 1973 年的智利那样，在拉巴斯（La Paz）纪念公民投票胜利的大游行中，群众直接向莫拉莱斯高喊“Mano dura, mano dura”——强硬，再强硬些！”

集中在“梅迪亚卢纳”的右翼反对派试图采取攻势以防止政府对去年 12 月由制宪大会表决的新宪法实施一个新的公民投票。

一个武装法西斯集团 Juvenil Cruceñista 联盟（UJC）袭击了公共建筑和“梅迪亚卢纳”的不同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武装攻击了潘多的“Departamento”的“El Porvenir”地区的农民游行，造成至少 18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再加上一些失踪。

反革命暴行刺激了革命。通向圣克鲁斯的道路已经被来自该国不同地区数万工人、土著居民和农民封锁。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同志介入了反法西斯协调活动和其他会议，在这些活动和会议中，活动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讨论了占领圣克鲁斯，土地和工厂，然后击败该地区的右翼。

然而，政府实行了戒严法（国家紧急状态）以防止群众运动失控，而他们把潘多的省长投入监狱并驱逐了显然和攻击有联系的大使。

在一个智利召开的 UNASUR（南美洲国家联盟）特别会议中，莫拉莱斯与议会右翼关于要求在明年 1 月 25 日举行全民公决的法律项目重开谈判。由于他需要从反对派得到一些票以便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来使得政府改变土地的内容，保证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跨国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的实施，并对“梅迪亚卢纳”区域自治采取一些让步。

莫拉莱斯仍然有很大的支持，但在最先进的工人和穷人阶层中有着很多不满。这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和独立的工人运动领域的基础。

其他左翼堡垒

与左派“解放神学”有关的前主教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在右翼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统治六十年后的今年当选为巴拉圭总统，政府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重新谈判管辖与巴西共享的 Itaipú

水电站条约。

在萨尔瓦多，FMLN（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前游击运动）赢得于明年3月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可能性。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赢得了尼加拉瓜市政选举。

洪都拉斯的保守的曼努埃尔塞拉亚政府正向“左”转，加入玻利瓦尔计划—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与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站在一起。

智利群众运动正在苏醒，开始于学生运动—企鹅起义—而现在影响到矿工以及强有力的公共服务部门的斗争。

乌拉圭国会批准堕胎的合法化，但遭到了“改良主义”的“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 Vasquez）的否决。

在厄瓜多尔，示威得到了科雷亚（Correa）政府的支持以反对右翼势力的反动。今年9月公民表决中政府以获得64%的投票支持而批准了新宪法。它指出该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化和经济团结”和声称走出以前的1998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宪法而获得了社会进步。政府暂停支付约3000万美元的外债。科雷亚和与巴西的私营建筑公司巨头托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建筑公司有联系的巴西政府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厄瓜多尔将受到较低的油价的影响，但比其他国家，科雷亚拥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形势。



新自由主义的堡垒

面临危机，一些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堡垒是最脆弱的。

秘鲁，即使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总统艾伦·加西亚（Alan Garcia）—拉丁美洲“乔治布什”—在民调中只得到少于20%的支持。一场大的政治危机和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工人罢工发生后，加西亚已经表明要让前左翼武装斗争的领导担任新总理，试图打开与更为倾向于左翼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阶层对话的大门。

基于经济增长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的游击运动的退却，哥伦比亚政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然而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崩溃和危机总的影响，政府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它面对着土著人的强大动员，还有来自工人的斗争。

这种极端的镇压—一个以打击贩运毒品为借口而对社会运动实施的犯罪和对穷人实施的犯罪的过程—是一个不只限于哥伦比亚的过程。

由于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的高涨，瓦哈卡（Oaxaca）大规模起义和洛佩斯·奥夫（Lopes Obrador）地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墨西哥事实处于“内战”中。在经济危机首次展现出来之前有大型示威以抗议石油私有化的计划，另外还有教师，矿工和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斗争。

巴西

巴西的政治局势并不太平并且不可预测。尽管2010年将举行选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卢拉的继任者的问题。

这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军事政权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卢拉参选的选举。得到80%支持的卢拉可以很容易胜出在今年市政选举的观点被证明是不对的。

政府试图让部长 Dilma

Roussef 来替代，Dilma Roussef 给人以左翼的形象的同时也带有“大巴西”的必胜主义信念。她负责政府 PAC 计划——加速增长的计划——也负责新的石油勘探。国际危机将直接影响确立 Dilma 为强劲的候选人的可能性，因为她负责的 PAC 计划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作为前左翼激进份子，她曾经被囚禁过而且遭受过军方的折磨，她可以使用此背景以得到左派的信任来面对主要的右翼势力和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何塞拉（José Serra），何塞拉是圣保罗省长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前左翼学生领袖。

对于卢拉来说，有一个难题——政府必须让工人来承担危机，但同时他们真的担心选举进程。

重组左翼力量

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并在工会和社会运动方面都是关键的问题。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大会的主要焦点在运动的独立派系上。然而期望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只聚集了2800名代表。

有305个工会组织（工会和反对派团体），他们占代表的77%，70个社会和民众运动团体（城市和农村的），他们占大会代表的6%以及108个学生组织，他们占大会代表的16%。

在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在大会上主张 PSTU 的反民主的方法之前，一些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MTL 和 MES）从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分裂出来，但他们的态度加剧了更加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运动的分裂。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在大会中是第三大有组织的力量—紧随最大的 PSTU，相当于 UIT 巴西团体（CST）。后来，我们的组织和 CST 一同没有参与大会创立的新

的国家执行书记处以抗议 PSTU

其他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 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 主动开了它几乎破裂为两个部分的全国会议。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中的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派系和脱离了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的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派系很有可能朝着组建由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控制的新的工会组织。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反对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内部的这种演变,并继续介入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但是明确主张所有的工会和社会运动团结起来以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民主地独立于中央政府。

上周末在圣保罗由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INTERSINDICAL(工人工会联合运动)和 MST(失地运动)召集的第一次三方研讨会以讨论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和左翼的任务。这主要是更为左倾的派系 MST 的一项倡议, MST 处于强大压力下要求更明确地反对卢拉政府。本次研讨会在共同行动计划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定,不过这次会议可以为新的联合的工会和重要的社会运动提供基础。

卢拉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对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会活动家和工会中的非法行为的内容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收编行动,把公款拨给工会中央。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是唯一的一个决定不接受这笔钱的组织。由 CONLUTAS(巴西工会联盟)组织的全体建筑分包工人罢工面临着毫无疑问由 CUT 工会官僚和老板参与的武装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来自不同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支部的同志们发出了声援讯息。也有对 MST 和其他失地运动的强烈攻击。

自军事政权以来,政府可以认

的方法。

定一个最传统的左派工会—安第斯山脉大学讲师工会—为非法并代之以另一亲政府的工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首次参加了市政选举,并获得 20 多个议员席位,虽然在困难的情势下,在一些重要的首府和城市里这也算是良好的投票结果。但是,该党也首次组织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正式的选举联盟。在 30 多个城市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建立选举联盟,包括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也和马卡帕(Macapá)和其他地方的所谓的巴西社会主义党的绿党建立选举联盟。在作为亚马孙地区一个小州的首府的马卡帕,那里真正的具有使该党获得副市长职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该党参加资产阶级市政府,但由于地方当局的选举欺诈和其他权宜之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阿雷格里港该党——由 MES 领导,佩德罗富恩特斯(Pedro Fuentes)的倾向——从大型巴西钢铁私营公司 Gerdau 那里接受了约 5 万美元的捐款。同志们向党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在一些全国性的宣传媒体上刊行。全国执行委员会关心中所有其他倾向的人都口头上反对之,但拒绝投票或干预阿雷格里港的 PSOL。

该党的多数派集团把 2010 年的竞选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届时 Heloísa Helena 将作为总统候选人。她曾经是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的候选人而且也是整个国家最好的选举出来的议员。然而,多数派集团重点是为了 2010 年选举而扩大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即使 Heloísa Helen 威胁自己将因此不参加总统候选人也不能阻止该党发展更广泛的联盟。多数派集团中两个主要倾向有种不稳定性。直到明年 6 月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进程可能变得更为危急。

面对这一向右的新变化,在我们的组织中有一些关于和有些试图离开该党的派系一起在 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工作或不强调这种工作的讨论。

然而,在下一阶段,随着危机的影响,PSOL(社会主义自由党)仍然可能是该国唯一的一般性的左翼政治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呆在其内部或其周围高调地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幻想该党的变化或对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条道路去建立一个左翼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有巴西资产阶级和该地区的政府的作为一个巴西次级帝国主义的更多的作用。

我们的介入

最近,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拉丁美洲获得重要的进展。我们正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建立组织。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建立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具体地介入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进程。智利的同志现在标明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形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智利支部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刊行我们的报纸并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进展。在巴西,我们正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组织,不仅集中在圣保罗市,而且现在还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发展着。与 CLS 团体以及社会主义抵抗组织的融合有着积极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上次世界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已经最终形成。今年开设了一个西班牙语的网站和成功举办了拉丁美洲学校,第二届会在明年 2 月开办。也有成立一个拉丁美洲局的建议以更好地协调在该地区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秘鲁和墨西哥的局势。

新的世界形势要求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尽快建立具有奉献精神敢于承担义务的的革命组织。

瑞典汽车产业国有化热议当前 ——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RS）运动尽显此道

阿恩·乔汉森（Arne Johansson）

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RS）—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瑞典支部



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RS)成员示威捍卫沃尔沃(VOLVO)与萨博(SAAB)工人的工作

当裁员和下岗像海啸一样席卷瑞典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却分别决定出售其瑞典分公司沃尔沃和萨博，此举震惊了瑞典工人，瞬间在瑞典国内引发了将汽车产业国有化的讨论。

汽车产业一直都是瑞典最重要的制造业，因此，沃尔沃 1999 年被福特收购，萨博 2000 年被通用收购，通常被认为是瑞典汽车业的重大灾难。如今，福特和通用自身难保，如若没有获得美国国会或政府批准的国家援助，则破产在即。但是，援助的前提必然是将伤痕累累的瑞典分公司剥离出去。

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世界汽车产业生产过剩、燃料和气候环境危机，这三大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深度危机。如今，瑞典汽车产业面临着“生死存亡之秋”。一方面，消费者无意也无力购买；另一方面，制造商不愿大规模投资环保汽车。非但汽车产业命悬一线，就连卡车制造商大佬 AB 沃尔沃和斯堪尼亚（Scania）的二级承包商恐怕都难逃厄运。

几个星期以前，瑞典正义社会主义党（Rattvissepartiet Socialisterna—RS）还是唯一明确要求将沃尔沃、萨博国有化的组织。短短几周后的今天，

国有化的呼声已经在瑞典炸开了锅，跃升为重大的政治讨论。如果政府不采取重大干预措施，瑞典汽车产业可能不久就将全面崩盘，引发灾难性后果。如果崩盘，将祸及 14 万瑞典工人（去年，他们创造了瑞典六分之一的出口额），导致大面积失业，使原本持续萧条的瑞典经济雪上加霜，彻底断送这个饱经创伤的“福利国家”。

瑞典工程师联盟（Sveriges Ingenjörer）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还是有 68% 的瑞典民众支持将沃尔沃汽车紧急收归国有。虽说支持率不是很高，但还是集中反映了瑞典民众资本主义危机意识的陡增，以及对公有制态度的戏剧性变化。

早在 2008 年 11 月 27 日，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瑞典主要的经济学院）校长瑞夫·沃尔夫（Rolf Wolff）在瑞典《工业日报》（Dagens Industri）中撰文指出，危机时刻也是“机遇时刻”，还是“变换角度，重新思考的时刻”。他还说，“如今，作为最早提出新自由主义、规模效益、股东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美国都将房贷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帮助它们渡过难关。瑞典国民却依然顽固，拒绝讨论拯救我们最重要的产业。”

短短几周时间内，国有化讨论迅速扩大化。如今，支持由国家提供解决方案者不乏其人，既有沃尔沃汽车公司前 CEO 汉斯·奥尔森（Hans-Olo Olsson），还有另一位沃尔沃前老板波·艾克曼（Bo Ekman）。后者甚至建议瑞典政府索性以“一克朗或者两克朗”的价格收购沃尔沃和萨博。瑞典工程师联盟、白领联盟（the Unionen）、钢铁工人联盟（IF Metall）一致严厉警告，如果汽车产业破产，将意味着瑞典工业技能的彻底失败。他们也呼吁瑞典政府积极干预，至少采取暂时国有化措施——如果私人投资者愿意和政府合作，可以考虑部分国有化。就连社会民主党领袖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建议由国家养老基金和瑞典私人资本共同接管汽车产业。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通用和福特已经要求向瑞典分公司提供贷款以提高售价。但是，只提供国家贷款和国家研发援助，而不将汽车产业收归国有，即使成功交易，也只会帮助福特和通用提高市值，而不能保证瑞典分公司及其工人渡过难关。

面对这种形势，瑞典右翼政府及其工业部长 Maud Olofsson 女士一时也没辙，只能像鹦鹉一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我们（瑞典政府）应该避免大规模国有化”，“国家收管未必比跨国企业管理好”，“绝不能拿纳税人的钱和养老基金冒险”。当被问及汽车产业“不存”税收收入和养老基金“安在”时，她自然无言以对。

对于上诉言论，Rolf Wolff 在接受哥德堡的一家报纸采访时嗤之以鼻，他说，沃尔沃只值一美元（因为，国有化之后的大量投资须算入成本）。在一篇辩论文章中，他痛批金融专业人士和管理咨询师，责其“愚弄政府，牟取暴利”。他还说，“能源公司和银行可以国有，汽车公司也可以国有。……并无经济研究表明，国家作为所有者本身有什么不好。”

正义社会主义党运动

正义社会主义党成员开展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支持工会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几个星期以前，瑞典国家电视台报道了哥德堡下岗汽车工人第一次示威游行。虽然规模很小，大约只有 130 人，但是他们积极响应了禁止裁员、启动教研项目、缩短工作周时、将汽车产业收归国有的要求。如今，他们的活动已经得到了几百名工人的签名支持。自从第一次示威游行之后，工人抗议一波接一波。几周前，于莫奥（Umeå）地区的沃尔沃卡车公司（Volvo Trucks）的钢铁工人联盟与其他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属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一次“千名工人大游行”。他们从主要工厂区一直游行到于莫奥市中心，要求两年内禁止裁员、完善劳动保障法规、缩短工作日时等等。游行中有一篇演说号召开展全国范围的运动，要求考虑银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权问题。

产权作为紧急问题被提出来，对此，正义社会主义

党表示欢迎。现在，确实有必要开展全国范围的工会总动员，捍卫工作、争取福利、保护环境、将整个汽车产业快速国有化。如此形势，似乎一美元还是个公道价。当然，国有化不能只是权宜之计，而应当作为长远的战略性措施。借此机会，不但可以保住工人的饭碗，还可以以此为契机，与资本主义决裂，在瑞典整个交通部门开展绿色环保改革。

瑞典交通部门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依靠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重“私利”，轻“公益”。改革需要国家大量投资，生产无废排放汽车，转向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以高速火车代替国内以及和其他前往欧洲国家的航线，以舒适、免费的公交线路替代私家车，减少不必要的交通拥挤。另外，还可以将用于汽车产业的资源用来发展风能和浪能（潮汐）产业等等。

其实，沃尔沃汽车公司 100 多名工程师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不记酬劳，提出了几百份环保汽车方案，其中的 13 项已经提交给了公司的研发部门。但是，自收购以来，福特和通用的管理者一直百般阻扰，不让发展节能环保汽车。对此，工人们早已愤慨不已。如今，这一切都为将汽车产业国有化，由工人控制，由工人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共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论据。

正义社会主义党（RS/斗争派 Offensiv）欢迎银行和汽车产业产权问题的提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产权危机不只局限于银行业和汽车业。实际上，金融危机伊始，产权问题就存在于所有的大公司。这些公司的老总全然无视工人的利益，大范围裁员。国家方面，为了节省能源，为了给工人和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瑞典政府几乎全线停止建造新房以及修缮建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亟待整修的议会大楼。

我们的要求

如今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开展大规模工会运动、捍卫工作、争取福利、保护环境、将银行和汽车产业收归国有，置于工人控制之下的大好时机。同时，他们还可以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否决裁员、缩短工作周时、提高失业保险和改善公共福利（教育、医疗、幼儿和老年看护等）、启动大规模公共投资项目拯救环境。

后记 12 月 16 日

本文成稿之日至今，瑞典政府通过贷款保障和政府援助，成立了一家国有汽车研发公司；并设立了 280 亿克朗的专项资金，以应对汽车产业的危机。虽公司性质国有，但是依然是发展私人汽车的老路子。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暂缓一时之痛。着眼长远，实属倒退。另外，萨博和沃尔沃公司的白领联盟要求公司寻找新东家，谋求合并，但是，除非收归国有，否则终归希望渺茫。

读者来信 *Reply to a Reader*



更多关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社会主义者》杂志近日收到读者来信，编辑特复信回答如下：

亲爱的朋友：
您好！

看过工人国际委员会的若干文章，对工人国际委员会基本上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还存在几个疑问，烦请赐教：一是工人国际委员会成立于 1974 年，但在之前，也就是最早实施“打进去主义”策略之前，工党战斗派（The Militant）

属于第四国际的哪个组织，曼德尔派的还是希利派的？二是工人国际委员会与其他托派组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三是看过彼得·塔菲写的《托洛茨基在今天的适应性》这篇文章，但还是不太明白工人国际委员会在今天如何坚持不断革命论呢？以上问题，想了解一下。谢谢！

革命的敬礼！

一个普通中国公民
2008 年 12 月 26 日

亲爱的同志，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并向您致以革命的问候。在此我们尝试简短地回复您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工人阶级斗争有重要关系。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起源

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CWI）是一个目前在全球 40 个国家有政党和组织活动的国际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正如您信中提到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是 1974 年由 12 个国家的组织所共同发起建立的。但我们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为反对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一党专制）而于 1938 年成立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二战结束之后，很不幸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在理论、展望和纲领等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导致组织发生多次分裂。之后多数第四国际的力量被工人运动所边缘化并成为了宗派组织。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前身之一，英国的战斗派（The Militant）是在 1960 年代从当时所谓的“第四国际”中退出的。正如彼得·塔菲（Peter Taffee）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我们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应该果断地面向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新兴阶层。”

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成立之初，1970/80 年代，在许多国家其成员主要是作为传统工人政党—社会民主

党、工党或者斯大林主义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而进行活动的，因为在那个阶段这些政党仍然还具有工人阶级的基础。但这本身只是一种与先进工人进行接触的策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从来也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政党中活动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律。但因为当时在许多国家中，这些政党中仍然存在着激进工人的群众基础，并仍然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斗争合适的环境，所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作出这一决定。在这一阶段，我们最显著的成就是，英国的“战斗派”（The Militant）分别两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利物浦工人斗争（Liverpool Workers' Struggle 1983-87）和全英反对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1988-90）。这两次斗争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涉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工人群众。通过反对人头税的斗争，我们迫使象征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辞职和她领导下的保守党内阁下台。

您问及我们这种，即在其他更大规模的工人政党中开展活动）的策略与其他具有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组织，（如希利派和曼德尔派）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当然与它们具有巨大的不同。很不幸我们认为这些组织或者采取了极左的孤立主义立场，将自己与群众运动切割，或者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而适应右翼或者左翼的改良主义派的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在这样做。我们设计自己独立的纲领并为之奋斗，为实现以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我们绝对不会向改良主义者妥协而丧失立场。

那么什么是我们与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力量之间的具体区别呢？

我们与它们在理论、纲领和斗争方式上有着重要差别。其中包括阶级趋向和斗争过程的问题（我们强调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而其他有些政党则忽视了斗争的发展，譬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全低估了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崩溃带来的消极影响，无视由此造成的工人觉悟与斗争的衰退）。而在理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他们在实际工作与斗争趋向中犯了严重错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旧的工人政党从原来尚能扭曲的反映工人阶级压力的政党彻底堕落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公开出面领导对工人阶级利益野蛮而凶残的侵犯。这一本质性的变化使得这些政党彻底丧失了工人阶级基础，也意味着我们为了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新的手法以保持战术灵活性。而几乎其他所有的左翼政党都回避了这一挑战。他们在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中不再公开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采用各种手法来淡化其纲领，而只将它们的纲领限制在“反对资本主义”或者“实现社会正义”。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这些政治集团都已放弃建立一个革命政党和国际组织的计划。他们认为这不再可能也不再必要。最明显的例子是已故的统一书记处领导人厄内斯特·曼德尔的组织虽然仍然沿用“第四国际”的名称，但该组织并没有进行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而是相反却毫无谴责地追随着一些改良主义、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脚步，其中包括从中国的毛泽东到委内瑞拉的查维斯。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并非是一个宗派组织——我们绝不将我们组织的发展置于整体的工人运动之上。与之相反，我们与众多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参与了“广泛的”的社会运动——包括反战、反对种族主义、捍卫工会和妇女权利等运动。在斯里兰卡，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斯里兰卡支部—联合社会主义党（USP）在反战运动中起到了领导力量。在巴基斯坦，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巴基斯坦支部—社会主义运动（SMP）在工会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爱尔兰，去年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军事主义的欧盟《里斯本条约》的运动中，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爱尔兰支部社会主义党（SP）在全民公决说“不”斗争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们反对欧盟（EU）是基于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纲领而非民族主义立场。在这一系列斗争当中，我们也与前述的那些或多或少存在缺陷和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组织进行合作。这在现实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众不同的是，即使是针对那些有限目标的运动和斗争，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各支部也一贯会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

通过之前斗争所累积的斗争经验——作为广泛群众性组织中具有斗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也有助于我们为新的斗争任务准备力量。在德国、巴西、苏格兰和

尼日利亚等几个国家中，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建设和发起群众性的泛左翼组织以挑战旧有的社会民主党和前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我们不在这些组织内部终极式地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但我们的同志明确指出除非今天的新左翼政治力量能够从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蜕化变质中充分吸取教训，否则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蜕化变质。这就意味着新的工人政党必须在内外结构上完全民主、必须面向斗争、必须具有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

不断革命理论与今天的斗争

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如同某些派别那样，我们认为整个世界永远处于革命形势之中。对于复杂的社会进程这是一种极左的且极其幼稚的观点。同时不断革命理论也并非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无论在何种形势下，我们都可以从中寻找到现成的口号和要求。正如彼特·塔菲的文章所解释的，托洛茨基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那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推迟或尚未完成的国家，的革命进程的理解——尤其是阶级的动态变化。

为了反对俄罗斯孟什维克（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托洛茨基指出，在俄罗斯、中国、波斯和其他工业落后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法发挥革命性的作用。所以革命任务将赋予新兴的工人阶级，但这一革命不会止步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是将继续深化从而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全球革命。而改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拒绝这一历史分析，而将革命任务划分成“阶段”：他们说，在当前阶段，工人阶级无法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应仅限于支持“民主”或“反帝”资产阶级或成为他们的步兵。我们认为正是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导致了 1927 年革命失败的灾难性结果。这也同样发生在 1937 年的西班牙，而由于毛泽东对印尼共产党人提出相同的“阶段革命论”导致了 1965 年印尼共产党的惨败。你问及该理论如何应用于今天的工人斗争？我们认为发生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巴勒斯坦的一切就是鲜活的例子。革命资产阶级所需要执行的历史性任务包括有，驱除帝国主义军队、统一民族国家、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建立普选制度，但这些任务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但这些国家的民族资本家与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并为其所驱使。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至此我们仅仅是概括性地提供了我们的回答。事实上彼得·塔菲所作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之历史》一书针对上述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说明。目前该书已有 WORD 形式的中文版电子书，任何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发信至我们的 EMAIL 免费索取。

致以同志的问候，

文森特·科洛 (Vincent Kolo)
《社会主义者》编辑组

我们的立场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主张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和因此产生的不平等。同时也反对过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来自于广大的基层群众之中，是真正由劳动者对社会经济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从以上基本原则出发，我们提出如下主张：

- 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全面民主社会，全国普选无经济特权的全民代表。
- 支持独立的、民主的和战斗的工会。捍卫工人自组、罢工和抗议的权利。
- 支持自由结社！支持建立独立的全新工人政党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
- 反对血汗工厂！支持工会斗争：确保 8 小时工作制，确保工人收入，确保由工人管理生产安全与劳动健康。
- 全面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重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普遍性的退休保障体系：人人都有养老金！
- 反对‘豆腐渣’工程！支持建立紧急的全民普惠的廉租房和公共服务项目。没收黑心地产商聚敛的私人财富—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建筑行业。
- 实现男女平等和城乡平等。废止户籍制度。废止强迫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 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支持宗教信仰与文化自由。反对建立在性别，残疾，性取向，年龄等基础上的一切形式的歧视现象。
- 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农村自治委员会；由农民自己决定当地的土地分配。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建农业集体化生产；国家承担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并向农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贷款。
- 国有化所有主要工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由工人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实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的可持续地生态生产。
- 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由来自于各地区的工厂委员会、农村自治委员会和消费者团体的民选代表共同制定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生产计划。
-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际工人的团结。为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
(China, Sweatshop of the world —The coming Revolt)

2008 年 10 月—11 月，中国劳工论坛 (chinaoworker.info) 出版了由文森特·科洛 (Vincent Kolo) 和陈励志合撰的新书：《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中文版) / China, Sweatshop of the world —The coming Revolt (英文版)。该书中英文版本俱已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英国、希腊、瑞典等国和地区进行销售，并得到了当地社会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分子的积极反响。

本书的作者试图揭示那个最为复杂而痛苦的命题：“中国向何处去？”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一直保持着平均每年 9.6% 的增长率。这促使众多 40 岁以下的中国人相信高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恒定的“正常状态”，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维系着中共统治当局内部的“相对团结”——相较于 1989 年前的历史，近年来中共党内很少出现公开的分裂。但也因此原因，面对日益深重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世界上也很少会有政权象现中国政府那样严重受创...”。

书中内容部分来源于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网站上已发布的精选文章，另外很大一部分是目前尚未公开发表过的；其内容涉及：工人现状、农村危机、环境污染、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以及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可能带来的后果等。10 月 20 日起该书英文版本已在香港的 7 家书店开始公开销售。中文版本预计将于下月付印，将在更多的书店进行销售，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国大陆书店。

全书共 92 页，香港地区零售价为 80 港元。如果中国大陆地区读者有意邮购此书，中国劳工论坛可以安排以半价 (40 元/本) 向中国大陆地址邮寄。邮购联系：cwi.chinaworker@gmail.com。

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

中国劳工论坛 (www.chinaworker.info) 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网站。我们一贯秉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专制独裁和反对军事战争的宗旨，进行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工人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报道与分析；并正日益成为众多工人与青年从事斗争的重要资源。因为可以想见的原因，目前网站为中国官方所屏蔽，需使用代理软件才能访问。如果你想为我们的网站提供帮助或者了解更多的信息，欢迎给我们写信：cwi.china@gmail.com。

《社会主义者》杂志社—中国劳工论坛

www.chinaworker.info

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香港深水埗大南街

大陆售价：RMB 10.00 香港售价：HK\$ 25.00